新西游记 清 陈景韩

内容提要

《新西游记》，五回，清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《小说林》铅印本，现藏上海图书馆。作者：原署冷血。据研究，一说冷血即陈景韩，一又名景寒，笔名冷血，松江人。曾任《小说时报》、《妇女时报》、《新新小说》主编等职。主要从事外国小说翻译，译有《虚无党》等小说十余种。一说为《时报》记者陈冷。

本书是一部荒诞讽刺小说，在晚清小说中，代表了一特殊品种。其构思是让《西游记》中的几位主要神话人物，到处于晚清社会窗口地位的海上来游历一番，亲见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，半封建半殖民地世相和风俗。故事性不很强。

书叙唐僧师徒四众正果后一千三百年，又奉如来法旨，由东胜神洲至西牛贺洲考察新教。师徒四人，先后来到上海，见了许多新物事，闹了若干大笑话。先是行者是一个筋斗云到了上海，在一座大楼前尿了一泡尿，给人抓住，罚款二角；想吃饭错跑进《时报》馆，把报纸当作菜单，把印刷机作了灶和蒸笼；又把洋车当粪箕，把汽车、脚踏车误作哪吒风火轮。猪八戒推着行车，巡捕却不许在街上停留。二人想找个栈房住下，或者住满，或不肯留宿。没奈何师兄变成了两洋人，推了车走，更惹得人们哄笑。好不容易住进栈房，又错把电灯当星星、月亮。行者上天，撞着电线；八戒欲入地，地硬无门。后来行者避开电线上天，方发现师父正被“拆稍党”围住敲诈。二人赶往援救。以八戒身着洋装，众人方纷纷走散。

唐僧等来到一烟馆，唐僧八戒吸上了鸦片烟，被醉倒。悟空无法，正欲往南海求观音菩萨，忽戒烟会人赠卧龙革，服后即醒。烟馆老板要钱，行者与之打闹，唐僧为一红头大汉拖去，行者蹿至四马路，多般变化，皆自疑被人识破，最后变作飞蚊，叮在唐僧帽上。入巡捕房，知要保人，唐僧方能得释，乃又多次变化，巡捕都不允。还是八戒着洋装至，巡捕方将唐僧释放。八戒以为自己的神通比行者大，唐僧亦感谢八戒。行者一气，回了花果山。花果山亦非旧时模样，无奈，又返上海，见着八戒，二人仍去寻找师父。见师父正在演讲。会散后乘车离去，二人又失散。行者正寻找间，忽见沙僧正接过另一僧人的一张保路布告，一探事人在旁偷听沙僧的谈话。行者跟踪探事人，且混入探事中，至一饭馆，见八戒、沙僧跟那个僧人在商量立会结团。后来，八戒、行者在上海又见电话、电车、电扇等许多稀奇东西，深叹人力之大。最后行者了解到学校有新章程，规定先生不能打学生等，忽想起头上的紧箍儿，也想立个章程。此时唐僧、八戒、沙僧也陆续会齐，以八戒时在新学堂上混，乃相约由八戒

起草。八戒遂将徒弟有吸鸦片、打麻雀、扶妓饮酒种种权利立入。唐僧也有烟瘾，欣然同意。行者不允，要他们三日后戒烟。唐僧无法，只得答应。三人离行者而去，又至烟馆吸烟，与妓女鬼混、又麻雀。八戒且高谈起麻雀是“立宪牌”，不是“专制牌”来。末云：“欲知散后三人所事如何，且俟下回再说。”然已无下回，此小说似一未完之作。

书中描写官僚们只知争权夺势，抛弃了人民的利益，对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导致中国迅速半殖民地化的现实，多有讽刺。

此书发表时，写有“滑稽小说”字样，其实只是形式上荒诞，内容还是很贴近现实的。用诙谐滑稽笔法，来写严肃的社会问题，构思很新颖，语言也具有幽默诙谐特点。由于作者对题材提炼不够，有的段落比较松散，事无巨细地叙写，意义不大。总起来看，是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一部小说，值得一读。

目录

弁言

第一回 唐三藏西游考宗教 猪八戒海上改洋装

第二回 烟妖窟师徒初受困 四马路行者显神通

第三回 说招股猪辈寒心 看举手马夫生色

第四回 看猴戏老孙受调侃 听猪谈小子学时髦

第五回 讲条约孙行者守旧 又麻雀猪八戒谈新

弁言

《新西游记》借《西游记》中人名、事物以反演之，故曰《新西游记》。

《新西游记》虽借《西游记》中人名、事物以反演，然《西游记》皆虚构，而《新西游记》皆实事。以实事解释虚构，作者实略寓祛人迷信之意。

《西游记》皆唐以前事物，而《新西游记》皆现在事物。以现在事物假唐时人思想推测之，可见世界变迁之理。

第一回 唐三藏西游考宗教 猪八戒海上改洋装

卻说唐僧自从取了佛经，成了正果以後，过了一千三百馀年，一日忽又奉到如来佛的佛旨宣他前去。他便依旨前往，到了如来佛前。如来佛便对他说道：“圣僧，你自西方取经回来以後，经文得传东土，厥功非小。至今星移物换，东土的教日就衰微，能解经文的人甚少。在那西牛贺洲又有了一种新教流行颇广。我要叫你再往下界一行，依著你前次取经的样子，从东胜神洲起，一路到那西牛贺洲，考察那新教流行的缘故。去时仍须带著你三个徒弟。”

唐僧奉命，辞了如来佛，即时叫了孙悟空等三人来，对他们说明了佛意。孙行者便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好也！老孙闷死在这里，久不往下界去了，不知下界的情形。现在怎地让老孙再走一遭看。”说声未了，早翻起一个筋

斗，投向下界去了。

且说孙行者一个筋斗翻往下界，到地时，恰在那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的门首。抬头一看，只见又高又大一所四五层楼的房屋，看他四围又没有墙，又没有柱，又没有檐，又没有檐。看他房屋又不似房屋，四方上下，都用红色的砖砌著，中间开著一个空儿，宛如城门圈一般，看看又不是城头。那空儿前面，立著一个又高又黑的大汉，颌下生著无数的黑髯。心中纳罕道：“这是个什麼所在？这又不是南天门，为什麼王灵官替他守著门在这里？”又寻思道：“莫不是又被那如来佛作弄了我麼？老孙且莫管他，照著以前在他掌中的时候，做了一个记号在这里。”想罢，便走近那空儿处，沿著壁，对著那守门大汉，跷起了一个脚，便不装尊，撒了一泡尿，那守门大汉见他撒尿，便上前来一把拖住，喝道：“你做什麼？”孙行者要待逃时，早已不及，便说道：“我撒尿於你屁事。难道你们这里尿都不撒的麼？”那大汉听了他说，也不回答，一只手拖了他的衣服，只顾向里走。孙行者一想：“这事来得奇怪，老孙倒要跟他去看看。”到了里面，只见里面又走了两个人出来。孙行者一看，见一个人身高面白，口上簇了两撮的须，好像猫须似的，头髮金黄，眼睛碧绿。孙行者想道：“老孙以前也算走遍了天下了，却还不曾看见这样的人。”又看那一个时，却是身材短小，面黄睛黑，和唐土的人不相差异，只是有些碍眼，却又想不出什麼缘故来。

正在一人寻思，早已到了一间房屋的门首。门内便又走出两个人来，和以前出去的两人相仿。只见拖他的大汉上前，对著两人不知说了几句什麼话。那黄色的便问道：“你知道这里租界的章程不知道？怎麼好在马路上撒尿？”孙行者一想，道：“奇了，奇了！怎麼撒尿都有章程？”便答道：“老孙初到这里，却没有知道。”那黄色的人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便罚你。”孙行者道：“罚我什麼？”那黄色的人道：“这里是有定规的，撒一泡尿，罚钱两角。”孙行者一想：“这倒不怕。老孙前次取经的时候，还带得两个唐时的贞观通宝在身上，只是那铜钱是圆圆的，那里生得角呢？”便一手伸入怀内，取了一个贞观通宝出来，一折，分做两片，再折了一折，分做四分之一，给了两片於他道：“这就是两角了。”那黄色的人大怒道：“你这个猴儿样的人，怎麼来戏弄我？”伸起脚来便踢。孙行者急忙避过，问道：“老孙又没有得罪你，怎麼你这般动怒？”那黄色的人道：“我说两角是银的，不是这铜的。谁要你这铜片儿来？”孙行者一听道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忙从身上拔了两根毫毛，丢入口内嚼碎吐出，变成了两块银子，授于那黄色的人道：“这个可是了？”那黄色的人更怒道：“你这个毛脸人很可恶。你不愿罚钱也罢了，却来戏弄我做甚？我便送你到里边去。”说罢，便又恨恨地踢了行者两脚。孙行者便

告罪道：“你说的话老孙实在不明白，怎麼又是钱，又是银的，又怎麼有角？老孙初来这里，没有看过，请你给个样子与我看，老孙便知道了。”那黄脸的人见他半痴不颠，也将他没法，只得从衣袋内取了一个银角子出来给他看，道：“这就叫做银角子，你可知道了？”孙行者一看，便连声叫道：“知道，知道。”便又拔了两根毛，变了角子，给了那黄色的人。那黄色的人便吩咐道：“去罢。”孙行者便一人走了出来，自己又寻思道：“这地方的章程真真奇怪。路上又不见有坑厕，又不许人在路旁撒尿，难道往来的人都没有尿的吗？倘然撒一泡尿，要纳两角钱，这两角钱虽不知他多少，既然是银子做的，看来总值得一二百个铜钱。撒一次要如许，每人一日最少也要撒两三次，那不就要五六百文麼？那是比吃饭的费用还大哩。”

低著头正走著想，想到吃饭，忽然抬起头来，见对面楼上悬著一方招牌，上面写著“时报馆”三字，欢喜道：“老孙久不吃下界的东西了，这不是个酒馆麼？且进去吃他一顿再说。”孙行者一脚踏进了时报馆的门口，顿时吃了一惊。耳内只听得连声作响，好似农家打米一般。左右一看，柜台上又不见有酒菜食物，只见一片片点菜的功能表，又长又大，几个人正忙著在那里折。四处找那灶头，又不看见。只见里面玻璃窗里，摆著一个极大的铁灶。那铁灶的两边，宛如蝴蝶一般，左右分飞。旁边摆著一个极大的蒸笼。孙行者道：“妙呀妙呀，这铁灶上动的，想来是新式的风箱了。你看风箱有这般大，难怪那蒸笼放的这样高了。”

孙行者一个人正在东张西望，柜上的人看见了，怪他生得丑陋，又见他形迹可疑，便问道：“你来这里做什麼？”孙行者道：“老孙来吃东西。”柜上的人大笑道：“这里又不是酒馆子，你来吃什麼东西？”孙行者道：“你们招牌上明明写著馆字，怎麼又说不是馆子呢？莫要来欺骗老孙。”柜上的人道：“你看差了。我们这里是报馆，并不是酒馆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你们好糊涂！老孙不懂什麼叫做报馆。”柜上的人道：“报馆是卖报纸的。”孙行者道：“老孙也不懂什麼叫做报纸。”柜上的人便将手内折的东西给他看，道：“这就是报纸。”孙行者道：“怪道老孙想功能表那里有这般大。”因又问道：“那个铁灶是做什麼用的？”柜上的人一看，咄了一声道：“那里是铁灶，那是印这报纸的机器。”孙行者道：“还有那个大蒸笼呢？”柜上的人便对他说道：“那是带机器的引擎。”孙行者听了，愈加不懂，便著急道：“这里到底有东西吃没有？什麼包子馒头，老孙都不管。”柜上的人便对他说道：“你要吃东西，到隔壁去好了。”孙行者一听隔壁便有东西吃，急忙谢了一声，走出门来。忽然看见门外路旁停著无数的大粪箕。粪箕的柄都放在地上，下边都装著两个轮盘。孙行者一想：“怪不得这里道路这般清洁，原来用这

样大的粪箕打扫过的。”正看著想，忽见东边一个人，拖了一个粪箕跑来了。粪箕里端坐著一个人。孙行者一看，不觉大笑，叫道：“好笑，好笑！怎麼这里的人坐在粪箕里的？想来嫌他生得齜齜，载去不要的。”旁边的人听他自言自语，不觉也好笑起来，因对他说道：“这是东洋车，不是粪箕。”

孙行者刚要问他什麼叫做东洋车，忽然听得“丁”的一声，回头看时，连忙拔了脚便追，口中乱嚷乱叫道：“三太子！三太子！你也到了下界来了麼？怎麼踏著风火轮，跑的这样快！”随叫随追。看看那哪叱太子，只顾向前，全然不理。追了一阵，见追不著，立住了脚，要想再看别样，只听後边又是“丁”的一声，连忙回头，只见那哪叱太子又从後边来了。孙行者连忙转身叫道：“且慢且慢！老孙有句话和你讲。”说时迟那时快，早已到了面前。细细一看，“啊呀”道：“怎麼老孙和你几时不见，你这孩子便生了鬍子了。老孙还记得，你从周朝到了唐朝，依旧是个孩子。怎麼这几时，便老了好些？”要待问他，那风火轮早又如飞过去。刚看他过去，忽然前面又来了一个。孙行者失惊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孙的拔毛法，也被那孩子学了去了，不然，那风火轮那会这样多呢？”

孙行者正在胡思乱想，忽见前面又有一人，踏了风火轮前来。他便大叫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观音菩萨怎麼也改了装，借了风火轮下凡了？你看他戴著翠羽宝冠，拖著羽衣仙裳，比前更觉好看了。”说声未了，只见横街上忽然撞出一个粗人，猛然向前一跑，刚刚撞在那风火轮上，将那轮上的观音菩萨撞倒在地。那旁边的人齐声道：“脚踏车倒了，脚踏车倒了！”孙行者不懂，寻思道：“这明明是个风火轮，怎麼叫他脚踏车，难道他也学时髦，取了个别号不成？”那粗人见撞倒了人，闯了祸，转身要逃，只见站在街中的红头大汉，和那高房门口同样的一个人走了过来，一把拖住，将他踢了两脚。那人还要强，又将他敲了两拳。孙行者十分愤恨道：“那大汉好没理，别人撞倒了车，撞倒的人倒不响，关他甚事，要他这样多事。”一边想，一边要去招呼那观音。只见那观音早从地上立了起来，看一看车，踏上去又飞也似的去了。那大汉见撞倒的人既已飞去，便也放了手，将那粗人又踢了一脚。那粗人便抱头鼠窜而去。

孙行者便问旁人道：“那大汉是个什麼人？他在这里这样作威。”旁人道：“这是管路的巡捕。”孙行者道：“路都要管，难道怕他跑了去不成？”旁人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是管那路上来往的人的。”孙行者道：“来往的人管他做甚，难道怕他走错了路？”旁人道：“正是这样。你初来这里，还没知道这里的情形。这里是个通商地方，往来的人多，又有各种各样的车东驰西走，倘然没有人招呼，必然闹的不成样子了。”孙行者一想，倒也不差，只是看他待

人太粗暴一点。

因又抬了头望各处看望，只见前面路上，又有一个人推了一辆小车，上面摆著铺盖行李。孙行者细细一看道：“悟能来了，悟能来了。那小车上想是师父的行李了。那个呆子好作怪，他不挑著走，倒推著跑了，老孙且不要叫他看见。”便使了个隐身法隐在这里，看他推往那处。便念动真言，捻了隐身诀，隐在一根柱子背後。看看猪八戒推了小车，将走近三岔路口，那管街的巡捕伸起了一只手，口中喊道：慢，慢！”猪八戒那里懂得这种规矩，尽管向前推来。那巡捕见他不肯听话，便走近去，在猪八戒的背後拉住他的两只大耳朵。猪八戒被他拉住了，走又不能走，要待放下，又怕那车子倒，只得涨著脸，星著眼，咽著嘴，像杀猪一般的叫将起来。

孙行者一看，不觉又气又好笑。正待出去解围，只见记那大汉早放了手，那呆子也推了车走了过来了。孙行者便暗暗地跟著，又走了一段路，见他走得满头是汗，将小车放了下来，口中自言自语道：“这里的人好胡闹，不知弄些什麼鬼，东也不许人走，西也不许人停，又遇著了这样的糊涂道路，两边都是一般房屋，又是处处可通，左转了也是如此，右转了也是如此，记又记不清，认又认不得，教我怎样才好？师父呀！师兄呀！你们都好，轻著身子都跑了那里去了，叫我一人受这个累。”说罢，便坐在街沿上不走了。

孙行者依旧隐在旁边看他。他见街上往来的人，便一个人又胡言乱语起来，忽然哈哈大笑，忽然拱著手念佛，忽然又蹙著眉头，似乎要哭的样子。孙行者暗道：“呆子，呆子！今朝到了这里，自然更觉呆了。”忽然见他直跳起来，叫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师父坐的那白马来了，怎麼他背上不驮人，後边倒拖一间小房子。你看那小房子好不光辉，有窗有户，十分精致。”忽然又失声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他几时瞎了眼了，带著这个遮眼罩。”孙行者一看，见他说的倒也不差，惟想世上的白马甚多，那里便是师父骑的那匹。而且我们师父是閒散惯了的人，那肯坐在这麼小的东西里，因便走近前面，从那小窗里一看，看见里边坐的果然不是师父，倒是一样怪东西，不觉吃了一惊，自己寻思道：“那小房子里坐的那人，头上戴著盆儿样的一个帽子，盆儿上出了许多红的须，须上又摆著大大的一枚樱桃，後边又拖著小小的一根鸡毛帚子。身上穿著四面出须的黑衣，胸前背後，绽著两块四方的枕头顶，头颈上挂著一串念佛珠。看他似人非人，不僧不俗，想来定是个妖怪。”

正在冥想，忽听得那呆子在後边大笑起来。孙行者忙过去听时，只听他一人又自言自语道：“那猴子又在那里弄什麼神通了。好好的东西，你不规矩点儿坐，倒转著身子，藏著你的毛脸儿，露著你的屁股儿，虽然扎上了许多金儿银儿珠儿翠儿，难道这飞红的屁股，老猪认不得你吗？”孙行者一听，连忙回

头时，只见後面又来了一匹马，拖著一张极大的太师椅，椅上坐著一个绝色的美人，面上果然擦得飞红，便骂道：“这呆子好糊涂，无缘无故，又扯到了老孙身上来了。”便轻轻地走到他背後，要想像那红头大汉扯他耳朵的时候，吓他一下。忽然听得他痴痴癫癫一个人又在那边说道：“这一个人的脚好奇怪，既然这样粗了，又怎麼这样短？既然这样短了，又怎麼这样粗？”孙行者一看，见有两个人并著身子走来，卻是一男一女。那男的头上戴著一个有屋檐的帽子，颈後披著一篷的头髮，身上穿著一件淡蓝色的长衣。那长衣好生奇怪，又不似袍，又不似直裰。足上穿著一双皮履。那女的头上也不挽髻，也不簪花，背後拖著一条三股辫的头髮。上身穿了件黑襖，下身束了条黑裤。看他两脚，果然奇怪。长里不到四寸，阔里倒也有三寸有半。孙行者一想道：“好了好了，这次可被我报了仇了。”便忙在他身後退了隐身法，走了出来。见猪八戒还是只顾看那女人的脚，便将他的长嘴上用力拍了一下，骂道：“呆子！你只顾端详那女人的脚做甚？他的脚，便是你的脚。你看得见别人家的屁股，难道看不见自己的猪脚吗？”猪八戒被他突然一拍，吓得怪的一声叫了出来。谁想这里猪八戒一叫，前边路上也听得怪的一声应了。孙行者连忙抬头看时，见有一个人推著一辆小车，小车上睡著两个猪，一路推来。那猪只顾怪怪的叫。孙行者便拍手笑道：“妙呀！呆子你看，方才你推了小车十分苦，现在有人推了你，你倒適意了？”

猪八戒见是孙行者，便也骂道：“贼猴子，我不过说你一句，你倒扯上老猪一大篇话了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你好好地谁叫你扯上我来？”猪八戒道：“哥现在也不要说我了，我们快计较计较，看到那里去打一个尖儿才好。天也不早了，我推了半日，肚子又饿，人又多，路又不明白，推来推去，好不吃力。再推了半日，便要將老猪累死了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你累死我甚事？老孙要去了。”猪八戒著急道：“好师兄，切莫要去。你是轻身光体的人，去了自然无碍，叫老猪一个人守著这些行李，如何是好？你若要去，我也放了行李不管了。”

孙行者一想，那呆货竟然做得出来，如果他真个丢了行李，到师父面前必定又来赖我，不如帮著他找一家客店再说罢。因便应许了猪八戒，叫他推了车，跟著自己走。猪八戒说道：“哥，现在我们到那里去？这样走，一年也找不到住处里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你莫管，且待老孙去问一个人来再说。”说罢，连忙走到一个店家门首，打了一个问讯道：“请教施主，这里可有客店没有？”那店家的人见他这副样儿，忙摇手道：“不晓得，不晓得。”再走一家，也是如此。孙行者动气道：“这里的人怎麼这样无情，问句话都不肯回答的。”又问两家，才有一个人告诉他道：“这里不叫客店，叫做栈房。你要住处

，你只看那招牌上有个栈字的便是。”孙行者便谢了一声，出来将这句话告诉了猪八戒，要和他去寻个栈房。猪八戒道：“不对，不对。猴子你这番也上了当了。那栈房是放东西的，怎麼好住人？你去问，不但问不到住处，倒被他骂我们是件东西了。”

正在说话，恰好推到了一个巷口，上面横著一块招牌，写著三个大字，叫做“鼎升栈”。孙行者一看道：“且莫管他，待老孙进去问问再说。”猪八戒连忙放了车子，等他进去问，不多时，见他摇著头出来了。猪八戒问道：“怎麼样？”孙行者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”猪八戒道：“是不是，我说那个人骗你，栈房那里是住人的？你不信，定要去问，现在怎样了？”孙行者道：“呆子，你那里知道！”猪八戒道：“方才我在黄浦滩上推来，看见许多人扛著东西，都说是送去栈房里的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呆货，你不要胡说。那栈房住倒是住人的。”猪八戒道：“既然住人，我们为什麼不就住在那里，你又说不行呢？”孙行者道：“他们说现在住满了人，没有空房。”猪八戒道：“这样还好，我们再找一家罢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好，好。”於是，猪八戒又推了小车，孙行者跟著，一路向西走去。又问了几家栈房，都说人满了，不能住。孙行者道：“既然这里的栈房不能住人，我们不如借个庙宇住一住。”猪八戒道：“哥说的是。”於是两人又只顾找那庙宇。

找了多时，转了两个弯，孙行者道：“这里是个庙宇了。”猪八戒停车一看，只见门外写著“清真道院”四个字。孙行者忙进去要问，一脚踏上街沿，忙又倒退了几步。猪八戒道：“哥，你为什麼不进去？”孙行者道：“这不是庙宇，里边坐著许多年轻妇人哩！”猪八戒一听年轻妇人，连忙也上去张看。早惊动了一个老婆子，被他看见，便出来骂道：“贼和尚，你到这里来贼头贼脑做甚？”孙行者连忙上前行了一个礼，说道：“老菩萨，你不要动气。我们是外方来的行脚僧，一时找不到住头，特来借问一声，这里可能住人？”那老婆子又骂道：“你们这种叫化和尚，不三不四的，那里留得你们住。你们要住宿，去看看他。”说罢向里边一指。

孙行者看里边时，只见里边也走出一个和尚来，生得肥头胖耳，粉面朱唇，头上剃得精光雪滑，身上穿著一件黑绉纱的直裰，笑嘻嘻出来问道：“师父们到这里来做甚？这里不是出家人修行讲道的所在，是小姐太太们来游玩的处所。”孙行者心中一想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东方的佛教这样衰微了，都被他们那般狗和尚弄坏的。”因忍著气问道：“那麽这四边可有借宿的寺院没有？”那和尚道：“没有没有，这租界上虽有几个寺院，都不留外来客僧。”孙行者再要问时，那和尚早又转身走进那院里去了。

孙行者、猪八戒两人於是商议道：“这般如何是好？”猪八戒道：“我看

那栈房里未必真个没有房子，必然嫌我们生的丑陋，不愿借房子於我，所以这般推辞的。你不如变了个模样儿，变得和他们一般，再去问著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兄弟说的话是，只是我看这里的人不是一样的。有的著了长大的衣服，头上拖著长头髮。有的没拖著头髮，衣服卻著得紧紧儿的，教我变那一样的好呢？”猪八戒道：“你还是变没头髮的罢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为什麼？”猪八戒道：“我见他行动气概，身子又高大，人见他都怕。我想他们必然是得势的人。休学那拖头髮的，委委靡靡，没一点儿威势。”孙行者道：“我想不是，虽然这里没拖头髮的人气概，但是数起人数来，卻是拖头髮的人多。而且我方才到那栈房里去问时，遇著的都是拖头髮的人，我们还是从俗罢。”猪八戒道：“也好，也好。”

孙行者连忙摇身一变，变了一个中国人，头上戴著一个缎子小帽，身上穿著一件黑绒马褂，下边衬著一件酱色袍子，好不华美。猪八戒一看笑道：“好呀，好呀，别的都好了，只是一些儿不对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什麼不对？”猪八戒道：“他们拖的东西是在上边的，你拖的东西卻在下边。”孙行者向後一看，原来一条尾巴。要想放在後边当做长头髮的，卻放差了地方，依旧在那尾间上了。孙行者道：“似此如何是好？我不如变了没头髮的罢。”猪八戒道：“也好，也好。”孙行者忙又摇身一变，变了一个外国人，头上戴著一顶拿破仑帽，足上穿著皮靴，身上短衣窄袖，好不威武。猪八戒又笑道：“妙呀，妙呀，这个装束伶伶俐俐，真真是你著的，就这样罢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也有一点不好。”猪八戒道：“怎麼不好？”孙行者道：“这裤子裆窄，我那尾巴儿放在里头不舒服。”猪八戒道：“这样怎麼好？”

孙行者道：“不要变了罢，老孙要去了，谁耐烦这般装头盖尾的，还是还我本来面目的好。”说罢一摇身，依旧是个孙猴子了，转身便走。猪八戒连忙拖住道：“走不得，走不得。老猪有个计较在这里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什麼计较？”猪八戒道：“说出来有伤你身体，但是你如听了我的话，变的时候那就没有不像了，也没有不舒服了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你说，倘然能够变得好，那就我身体伤了点也不妨事。老孙以前虽是一毛不拔，现在卻也慷慨了。”猪八戒道：“哥如肯听，我便说。”孙行者道：“说说说。”猪八戒才敢说道：“我想你这猴尾儿放在後边难难看看的，不如割去了罢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割去了怎样？”猪八戒道：“割去了十分方便。倘然你要变那有头髮的，将他缝在帽子上，便当了他是拖的头髮；倘然你要变那没头髮的，穿那紧裤子也舒服。”

孙行者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”连忙拔了一根毫毛，嚼了一嚼，变了一把剪子授於猪八戒。猪八戒便低了头，弯了腰，替他将那猴尾齐根剪去。刚剪好了，孙行者便讨还了剪刀，一手便将猪八戒的猪尾拉住，也要去剪。猪八戒又杀

猪般的极叫道：“哥呀！饶了我罢，饶了我罢！留下他，我还要回去见高太公家的女儿哩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你不肯割去，到底不能去借宿。”猪八戒道：“有你变了好了。”孙行者道：“我变了我好去借，人家看了你这个醜样儿，怕又要不肯。”猪八戒道：“我也变，我也变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你不割去这猪尾，如何好变？”猪八戒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，老猪的猪尾儿小，打个卷儿盘在尾闾上，外边穿著裤子，有那个看见？”孙行者道：“也罢，你先变了一变我看。”

再说猪八戒忙也摇身一变，变了一个中年人，身上穿著一件天青缎对襟马褂，里边衬著一件蓝宁绸袍子，脚上穿著白袜，登著雲头布鞋，头上戴著一顶小帽，装得又大又方，好一个判官样式。孙行者在他前面一看，见他蹙著眉头，掀著鼻头，撇著嘴，也还充得过去。及至到他後边一看，不觉哈哈大笑起来道：“好看，好看！老猪你既然著了有头髮的衣裳，为什麼不拖头髮，颈跟後倒依旧剩著许多鬃毛？”猪八戒连声叫道：“我变差了，我变差了。那种苦恼人，老猪原也不愿变他。我再变罢，我再变罢。”说罢，忙又变了一个肚皮又大，手脚又短，又肥又矮的一个西装的人。刚变好了，便又不住的摸肩抓背。孙行者问道：“你做什麼？”猪八戒道：“这衣服好辛苦，弄得我浑身都痒起来了，抓又不能抓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如何？老孙便替你割去这豚尾儿。”猪八戒连忙进住了，不动一动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不痒了，便这样罢。”孙行者便也收了剪刀，还了毫毛，依旧变了一个黑绒马褂、酱色袍子的小夫子，同著猪八戒，看他推著小车走。

走不到几十步，只见走路的人都对著他们笑。孙行者一想，他们对著我们笑，必然我们弄了什麼鬼怪儿了。再走了两步，只听得走路的人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。外国人也推起小车来了。”猪八戒也觉得有些诧异道：“哥，那些人为什么对著我们都指手划脚的笑？”孙行者道：“我想他们必定笑你有威势。”猪八戒一听孙猴子说这句，便醒悟道：“猴子，你也来刻薄我了，我才说穿这衣服的人都有威势，现在你见我穿了这衣服推小车，就说我不有威势了吗！”

猪八戒一头说，一头只顾推著小车走。不料那笑的人越弄越多，还有许多小儿跟了来看。猪八戒一看不好，便和孙行者商议道：“哥，你再帮助老猪一次罢。我看这些人笑的，都是为著我穿了这般衣服，没有推过小车。现在被他们千百只眼睛看住，又不能再变别的。有烦你推了，一推到栈房後，待老猪格外报答你。”孙行者起初那里肯推，经不得猪八戒的嘴又高又长，自然能说一顿花言巧语，便说来有些动了。又看见跟的愈聚愈众，几乎不能前进，只得勉强应承道：“那麽你放了下来，待老孙来推就是了。”猪八戒便忙放下小车。

孙行者上前刚一推时，看的人又複哄然大笑。孙行者见看的人又笑起来，知道自己推的不知又什麼地方不好，便又放了车。只见看的人一阵笑後，忽然又如一群野兽遇著了猎者一般，顿然四散。

看的人散後，後面只见一个穿著黑呢的对襟长衣，腰间束著一条皮带，脚上登著皮鞋，头上戴著一个高帽，宛如汤罐一般。孙行者见了，便拍拍猪八戒的肩道：“这个高帽于你戴了才好看哩。”猪八戒道：“胡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和我凑趣儿。”孙行者笑著看那个人慢慢地缓步过去，那看的人也不来了。猪八戒便和孙行者商议道：“哥，这真真奇怪了，方才老猪著了破衣，赤著脚，戴了破帽推那车时，走的人都不在意，现在穿了这样衣服都来笑我了。你推时又来笑你。这样也笑，那样也笑，不是教我们推不成这车儿了吗？”

孙行者尚未回答，只见旁边走过一个人来说道：“两位客人，你们没有人推车，待小的来替你们推罢。”猪八戒一听十分得意。孙行者道：“你替我们推，可要多少钱？”那人道：“客人你好奇怪，你还没有说推到那里，叫我如何好说价钱呢？”孙行者道：“烦你推到栈房里。”那人道：“那一家栈房？”孙行者又说不出，因道：“随便那一家栈房，只要好住人的。”那人便道：“好，好。你们跟我来罢。”说著，便背了车带，撚了车柄推著便走。孙、猪两人隨後跟著。

猪八戒见脱了重累，万分得意，一路东张西望，好不自然。到了一个转弯处，见天色已暮，来往的人比前更觉忙碌。忽然间左边一根木杆上亮了起来。猪八戒一见连呼奇怪，急忙立住了脚，对孙行者说道：“哥，这里怎麼出了月亮哩？你看他又白又圆，好不明亮，不是一个中秋的月亮吗？”孙行者道：“胡说，那里见过生著柄的月亮来。”猪八戒道：“难说，难说！你看这里的星，都生著线的，那里月亮生不得柄？”孙行者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家店铺里柜台上挂著一个小小的圆东西，里面也放亮光，上面生了一根线，挂在天棚顶上，那圆东西上边还盖著一个白色的罩子。孙行者笑道：“你看那星恐怕下雨，还戴著笠帽哩。”孙行者正在看那小的明星，忽然听得那猪八戒又叫了起来道：“哥呀，哥呀！你看那前边又有一个月亮来了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你看这一家又挂著许多星了。”於是两人一路看来，喜欢得那孙行者摸耳抓腮，那猪八戒掀嘴弄鼻。

忽然孙行者立住了脚，四边一看，失声道：“啊呀！不好了！我们那小车推到那里去了？”猪八戒见不见了小车，也著急道：“丢了师父的行李，如何是好！”连忙向前便追。孙行者也忙隨後跟著，追了一阵，那里有半个小车的影子。孙行者连忙叫住道：“兄弟，兄弟，你莫追了罢，这里转弯儿多，不知他转到什麼地方去了。”猪八戒道：“不追他，难道他偷了去，便算了不成。

”孙行者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有一个法儿在这里，可以取得师父行李回来。”猪八戒道：“哥呀，哥呀，可怜我，快说了什么法儿。待老猪取了师父行李回来便好。”孙行者道：“这有何难，你可知道师父的行李内可有放光的袈裟没有？”猪八戒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”孙行者道：“那更容易了。这袈裟的光，叫做近处不见远处见。我便纵上云头去探看，你也钻入地内去找寻，见有光明处，那师父的行李就有了。”猪八戒道：“好法儿，好法儿！我便去也。”两人说一声“去”，一上一下的走了。

忽听“啊呀”一声，孙行者早从上边跌下，猪八戒也从地内钻出。孙行者捧着头，猪八戒摸着脚，都说道：“厉害，厉害！这里的人比那西方的妖怪厉害多了，将我们师父的行李骗了去，早知道我们要寻。”孙行者道：“这上边便设了天罗。”猪八戒道：“这下边也设了地网。”孙行者问猪八戒道：“兄弟，你为什么也跑回来了？”孙行者道：“休说，休说！羞死了人。老孙纵云头也纵得多了，从没有遇过这般东西。”猪八戒道：“遇了什么？”孙行者道：“老孙才纵了上去，还不到三四丈高，便撞在许多铁丝上，撞得老孙火星迸裂，只得依旧跑了回来。”猪八戒抬头细细一看道：“不是天罗，不是天罗。哥你看，这不是个盲人弹的大弦子吗？不过横装了弦线罢了。哥方才撞去，恰好撞在那弦线上。我看那天空中没有弦线的地方还多哩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待老孙再去也。”说罢，早又纵上云头去了。

不到一刻，只见他慌慌张张的又按落下来，连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”猪八戒忙问道：“行李怎样？”孙行者道：“行李没有还是小事，师父有难，兄弟跟我来，快去救也！”说罢，拖着猪八戒就走。

第二回 烟妖窟师徒初受困 四马路行者显神通

且说猪八戒忙跟了孙行者走了一条街，又转了两个弯，到了一个弄口。孙行者叫道：“兄弟，师父在这里。”猪八戒一看，见那弄内立着许多妇女们，里边又有许多男人。女人拥着一个头陀，正在那里喧嚷。只听得一个人说道：“你们出家人竟也彰明较著的到这里来了，衣服也不换一件！你道租界上没有管，你可随随便便的？你也须生着只眼儿，别的人不管，我们兄弟们倒要来管。”又有一个说道：“兄弟们算了罢，现在这世界那一个是规矩的，让他出了几块钱，罚他下次，放他去罢。”又有许多人七张八嘴道：“不好放他，不好放他。出家人怎么好这样的？扎起来敲了他一顿再说。”

孙、猪两人早已走进了弄，看那头陀时，正是师父。猪八戒一看不觉暗笑，见他一只袖子被个妇人拖住了，两只手被两个男汉执住了。四围的人有男有女，有嘲有笑，有骂有劝的，不计其数。师父的面上红一块白一块，又羞又味，垂了眼只不作声。旁边看的人都说道：“可怜那和尚遇了拆梢党了，明明是

他走错了路，被那女人拖进来的，倒说他是打野鸡，要敲他的钱。”一个人道：“这和尚又肥又白，生得这般标致，难保他不自愿意。”那一个道：“先生你还不明白哩！真个打野鸡的和尚，他倒换了俗衣，戴了假辫，那一个知道他？”於是看的人又哄然大笑。

孙行者看了，忍不住便上前叫道：“师父，老孙来也。”唐僧要待答应，捉他的人都喝道：“快拿钱来，什麼老孙不老孙，就是你的老祖来了，也不中用的。”还未说完，只听得猪八戒的履声橐橐，那弄内的女人都跑进门去了。拉著唐僧的许多人，也一个个放了手，向著弄後逃去了。孙行者心中十分奇怪，老孙来时他们倒不怕，看见了呆子倒吓跑了，难道老孙的威望不及那呆子麼？唐僧一看，来的两人都不认识，便又发急道：“你们两位是谁？”行者道：“弟子悟空。”八戒道：“弟子悟能。”唐僧才敢说道：“徒弟，我们回去罢，这里不是好地方。适才鬻得我好苦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为什麼依然这般没用！这是初次儿，自後的难还多著哩！”於是三人出了弄，沿著大街走。

走了多时，猪八戒先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不知道我今天跑了一天了，累得我好苦。我们到那里去坐坐罢。”唐僧道：“徒弟说得是，我也方才被他们闹累了。悟空，你去找个坐的所在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师父，这里坐不得。你看这里那一家没有拖你的人？你去坐坐，又要被他们拖去了。”唐僧一听又要被他们拖去，连忙赶紧就走。猪八戒道：“师父，什麼要紧，方才徒弟不在那里，所以他们来拖你。不看见徒弟到了，他们便跑了麼？”唐僧一听，倒也不差

三个人刚走到了一家大宅子门前，看见许多人都往里边走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还有几个和尚也杂在里边。猪八戒抬头一看，见上边写著“青莲阁”三字，便说道：“这亭台楼阁是行人游玩的所在，我们上去罢。”孙行者忙拦住道：“去不得，去不得。这不是好地方。你看去的人都是妖妖怪怪的。

”猪八戒道：“哥你又来骗师父了，去的人这麼多，怕什麼！”唐僧便也点点头要去。孙行者见拦不住他们，便也一同跟著上去。走上了一层楼梯，猪八戒便叫道：“下去罢，下去罢！”唐僧道：“徒弟，才上来怎麼又要下去了？”猪八戒道：“这里人家吃喜酒哩，我们又和他不认识，怎麼好来这里。

”唐僧道：“徒弟如何知道是人家吃喜酒？”猪八戒道：“你看那男的女的都打扮的这麼好，房子里又摆著这些桌子，每个桌子上围著许多人，每人的面前都摆著一个小小的杯儿，那杯儿里又盛著黄黄的汤，这不是吃喜酒麼？”孙行者道：“兄弟你差了，既然是吃喜酒，为什麼台上没有菜呢？”猪八戒道：“想还没有拿来。”

正在说话，忽听得一阵锣声鼓声，吹打的声音响。猪八戒便道：“新人来了！新人来了！我们去看罢。”连忙一个人跑下楼来，一看果然看见有顶轿子

，从西面如飞而来，轿子里坐著一个女人，抬到近边，却不向这边来，倒抬到对门去了。猪八戒想道：“这个人家好大，客人请在这一边，新房却做在那里。”便也张张望望的走了过去，看见那轿子早已停下来了。那轿子里的妇人，早已出了轿，走上街沿去了。猪八戒也忙踏上街沿，要想跟他上去。忽然旁边一个人大叫一声，这时猪八戒两只眼正在那妇人身上，出其不意被他一吓，吓得捧著两只大耳朵，转身撞下街沿，蹶起来向著对门就跑，看准了“青莲阁”三字，在那方才进去的那个门口里走了进去。

跑上楼一看，不见了师父师兄。再细细往四下里看时，和方才的情形早又全然不对。猪八戒叫道：“怎麼这里的情形都改变了？难道我走差了路？”连忙又下了楼，走到门前一看，看见左边有个同样的门口。猪八戒想道：“难道方才从那一个门口里进去的？待老猪去看看。”想罢，便又走进那门口，上了楼，四处一看，见也没有师父师兄，也不是方才初次来的地方。猪八戒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怎麼又不是了。难道这里竟有同式同样的千门万户麼？怪道楼上的人这般多。”抬头一看，见上面还有一个楼梯装著，来往的人正在那边上下。猪八戒想道：“那是更弄不清了。这边也是门，那边也是门，这边也是楼梯，那边也是楼梯，教我如何记得他来？”又想道：“且莫管他，依著这条路，跟著走的人走过去再说。”於是左穿右穿，穿过了几个门口，将近墙壁，忽见墙壁里面又有无数的房间，点著无数的灯，有无数的人在那边走动。猪八戒要想走进去，却被那桌子和坐的人挡住，只得回了转来，另换了一条路再走。走了多时，又走到那边的墙壁了，见墙壁里又有房间，又有灯，又有人来往。要进去时，又被那桌子和坐的人挡住。走了三四遍，都是一样。猪八戒想道：“这里的房子大得很哩，走得我眼也花了，脚也酸了，脑也昏了，心也乱了。照这样走，一年也走不完他。且莫管，再从那墙壁边小门儿内走了进去再说。”便挨著身挤了进去时，忽然“啊呀”一声道：“这是个什麼所在？”按下慢表。

且说孙行者和唐僧立在青莲阁楼梯口，等猪八戒不来。唐僧道：“徒弟，我立得够了，你去拣个空处儿我坐坐罢。”孙行者道：“这里没有坐处，我们去罢。”唐僧道：“悟能还没回来，终得等等。”孙行者道：“那麽走往前边去看罢。”於是领著唐僧走不到几步，便到了一个门口。忽然，鼻孔里触著一种异样的香味。唐僧又要进去。孙行者连忙又拦住道：“去不得，去不得。这里真真去不得。你看那屋里妖雲密密，恶雾纷纷，你去了又要被他们迷住了。”唐僧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我有心在肚，那怕鬼来迷，去看看无害。”孙行者道：“那麽以後休怪徒弟不先明告。”唐僧道：“去也。”两人便走进那门。孙行者道：“师父呀，你看那榻上眠的人，耸著肩，歪著帽，皱著眉头，撮

著嘴，不是那妖怪麼？你看他手里的那根哭丧棒，比老孙的金箍棒还奇，一边点火，一边出烟，你看他不呼风卻吐雾，未唤雨先吞雲，不是他的妖法吗？你看他拿著小针儿调那黑东西，烧在火上放出那芬芳来。你看他垂著眼定著神，魂灵出舍，便要来迷师父了。”孙行者说还未了，忽见榻上睡的那人，打了一个欠伸，两眼一翻，声嘶音短，面无人色，现出可怕妖相来了。唐僧一看，连忙拖孙行者就走，道：“徒弟，去也，去也。”

刚一转步，只听得後边一个榻上有人叫道：“师父！师父！”唐僧回头一看，见猪八戒睡倒在一个榻上，旁边放著一个铜盘，铜盘里放著一盏灯，两个盒子，几根铜签子。猪八戒垂著两个大耳朵，掀著高鼻头，手里捧著那根哭丧棒，正在嘘嘘的吸，见了唐僧等回了身来，连忙放下那棒，坐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师兄，快到这里来坐坐。”孙行者拖著唐僧道：“师父快走，不要理他，他早著了迷了。”猪八戒见唐僧要去，连忙又叫道：“师父，快来这里坐坐一同去。”唐僧原是耳软的人，听得猪八戒叫他坐，他也过去坐了。孙行者又劝道：“师父，我们去了罢。兄弟，你也算了，不要吸了罢。我看这一定不是好东西，吸不得他。”猪八戒不觉叫起冤来道：“哥，你那里知道，这样东西真真是个难得的仙丹，吸了他疲也不疲，倦也不倦了。师父，你劳苦了，你吸他一口罢。”孙行者连忙又喝住道：“悟能！你为什麼这般无礼，拿这妖怪东西来害师父？”

猪八戒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猴子真真少见多怪，你没有吸过这东西，怎麼晓得他是害人的？你不许师父吸，待老猪吸给你看。”说著便又横身下去，取了那哭丧棒，一只手取了一根签子，向那匣子里挑了一点黑膏，向火上烧了一回，放在那哭丧棒上，嘘嘘嘘又吸了起来了。唐僧立在旁边，见他馨香馥郁，早已有些垂涎。及至猪八戒吸完一次放了棒，便又坐起来对唐僧说道：“师父你看，有什麼害没有？师父你休听那猴子的胡说，快横下来，也吸一吸这样好的东西。你不吸一吸他，也枉走这下界一遭。”唐僧心动，便点点头，将坐下榻去。孙行者又力劝道“师父，吸不得，吸不得。这是有毒的东西。你忘了方才吸的那人的形状吗？”

唐僧此时一心早被那吸的东西迷住，便怒道：“悟空！我吸不吸不关你事，你又没吸过，那里知他有毒没毒？”孙行者见师父不肯听他，也就不再说话。唐僧便即睡了下去。猪八戒便忙替他烧了一烧黑膏，装在那哭丧棒上，叫唐僧吸。唐僧忙也学了猪八戒的样子，嘘嘘嘘吸了几口，放下那棒，便欠了一个伸，喜欢道：“悟能，这东西好也。”猪八戒连忙又替师父装了一次。唐僧又吸了一次。猪八戒连忙又自己吸了一次。

你装我吸，师徒两人正在出神入化的时候，孙行者对他两人一看，忽然心

中大吃一惊道：“不好了！怎麼他们两人变了形状了？”看师父时，见他的面色渐渐的由红变白，由白变青，由青变灰，由灰变黑了。见他的面庞儿，渐渐的由圆而长，由长而削，由肉而骨，由骨而筋，由筋而骷髅了。见他的背，渐渐的由直而弯，弯而曲，曲而折了。见他的肩愈高，他的头愈低了。见他的唇愈白，他的眼愈红了。忙又看八戒时，见他的硕瓢般的大腹，早也渐渐的小了，小了，好似才产了小犬的母犬了。见他蒲扇般的两只大耳，早也渐渐的缩了，缩了，像猫耳一般的叉了起来了。

孙行者一看，正在著急，只见师父合著眼，渐渐的入了定了。猪八戒连鼻带嘴欠了两欠，哼了几声也不动了。孙行者连忙叫道：“师父！师父！悟能！悟能！”叫了几声不应，便忙走到他们两人榻前，再叫时也不答，推时也不醒，敲时也不动。孙行者连忙在旁边茶杯里喝了一口冷茶，默诵真言，对著两人面上吐去，只见师父师弟依然酣睡。孙行者哭道：师父呀，师弟呀！你们不是死了吗？方才老孙劝，你们不相信，可怜到如今，弄得老孙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怎麼好去如来佛前複命呀！”说著，便又大哭起来。

旁边榻上的人，见他这般号陶大哭，都来问道：“先生，你有甚事伤心，闹的这地？”孙行者便将唐、猪两人吸烟不醒的事告诉旁人。旁人听了大笑道：“你这位先生也算不知人事了。我道这般大惊小怪为著什麼大事，原来只为著他们两人吸醉了烟。”孙行者忙问道：“这原来不是死？”旁人道：“呆货，你看看他们还有气在，怎麼说他是死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只有一口气，动又不能动，说又不能说，又走不得路，又做不得事，一天儿只是这样的睡著，和死有什麼分别。”旁人道：“呆货，他们难道不会醒来？他们现在吸多了烟，吸醉了，所以这样。等到後来，那烟的性过後，自然会醒过来的。”孙行者道：“醒了过来怎样？”旁人道：“醒了过来便好了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好了那就和没吸过时一样吗？”旁人道：“一样，一样！只有一点儿不一样。”孙行者道：“那一点儿不一样？”旁人道：“不过到了明日这个时候还要吸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不吸卻怎地？”旁人道：“不吸恐怕不能。”孙行者道：“怎麼不能？难道有王法管你不成？”旁人道：“王法还可逃，这个恐怕比那王法还厉害。”孙行者道：“难道有妖法迷你不成？”旁人道：“妖法也可破，这个恐怕比那妖法还厉害。”孙行者道：“难道有佛法仙法来刑罚你不成？”旁人道：“佛法仙法还可祈禳忏悔，这个恐怕比那佛法仙法更厉害。”孙行者道：“那麼为甚不能不吸？”旁人道：“不吸了筋酸骨痛，头晕心跳，眼泪鼻涕一齐都来，四肢无力，百事失神，如重病，如大劳，不吸万万不能。”孙行者道：“明日这时吸了便好了吗？”旁人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到了後日这时要再吸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後日吸了？”旁人道：“到了再後日，这时要再吸。”孙

行者跳了起来道：“呀！那麽到了什麽时候才好不吸了呢？”旁人道：“人生一日，便要吸一日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呀！那麽我们不要在这里住，便好不吸了。”旁人道：“在这世界一日，便要吸一日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啊呀！那不是终究不能逃了他吗？那不是比我那紧箍咒更可怕吗？我那紧箍咒还是师父念时才痛，不念时还不痛哩。而且即使师父念，我依了他的话，还可以求他不念。像这挨著日子来的东西，有什麽情理可讲。师父呀，师父呀，我看你受了这个大难，怎麽再好去西方考察新教呀！”想罢，不觉又悲伤起来。

寻思了一回，只得还是去求那观世音菩萨。刚转了身，一个筋斗翻起，忽然眼前一黑，抬头看时，才知道不留心撞在一个人的身上。忙看那人时，孙行者便叫道：“啊呀！我还没去见观音菩萨，倒先遇见了元始天尊了。”只见那元始天尊稀稀的生著几绺长须，嘻著嘴，一只手拿著几张方丹，一只手拿著几棵仙草。孙行者忙叫道：“天尊，天尊！快来救我师父。”那来的人对著孙行者一看道：“我不是元始天尊，我是戒烟会里的人，来这里劝人戒烟的。”孙行者听得“戒烟”两字，连忙问道：“怎麽叫做劝人戒烟？”那来的人指著榻上睡著的人道：“你看！这些人都是受著吸烟的害，所以弄得这般可怜的。”说著，又回头看了行者一看道：“想来老兄你也是此中人物，不然为什麽弄得脸儿这般小，嘴儿这般尖？”孙行者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……”正待还要陈说，那来的人不由他分辩，早又摇著头，一只手点著那方丹，一只手指著那草，说了下去道：“这是天生救我同胞戒烟的仙草，叫做卧龙草，又叫做鹅郎草，俗名叫做羊奶草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吃了这草怎样？”那来的人道：“吃了这草，病浅者一服断根，病深者三日除癮，以後便好不吸烟了。”孙行者道：“好也，好也！师父，你的难有救了。”

那来的人诧异道：“你生了疯病不是？怎麽方才你叫我元始天尊，现在又叫我师父了。我又不是道士，我又不是和尚，怎麽你这样称呼我？”孙行者忙拖著那来的人的手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你来看。”便一拖，拖到了唐僧、猪八戒卧的榻前，指著唐僧道：“这便是我师父，方才吸烟中了毒了，要请你一救。”那来的人道：“容易，容易。”急忙取了草，叫孙行者分开了唐僧的口，将草塞在口内。嘱咐道：“一分能嚼两分醒，到了三分神便清，过四分时後，便能照常行动了。这病还轻，一服便效。”说罢，转身要去。孙行者连忙邀住道：“先生请慢，还有一个朋友要求先生救他一救。”那来的人一看，见对面卧著一个西装的人，也满面烟容，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可怜那讲求新学的人，也弄到这个地位，满口里说什麽富强，试问，你天天拿著银钱去买这自害的东西，如何能富！天天拿著身体去吸那自害的东西，如何能强！”说罢，又叹了两口气，也叫孙行者将他的嘴撬开，塞了一根草进去。等不到一回，果然看

见两个人都有些动弹了。那来的人便又对孙行者道：“现在快要醒了，你须留心著，等他们醒来，切嘱他们以後不可再吸。”说罢，便又拿著草，携著方，往别处去劝人了。

孙行者又守不多时，只见唐僧、猪八戒早张开了眼，伸了一个腰，坐了起来，吐了几口痰，叫道：“好睡，好睡！”叫了两声，便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大家不懂起来。唐僧便问孙行者道：“悟空，我们睡了多少时候了？你为什麼不来叫醒我们？”孙行者笑道：“不叫醒你们，你们早已死多时了。”唐僧、猪八戒两人都惊问道：“什麼？”孙行者便将以前两人醉烟求治的事说了一遍。唐僧、八戒忙从榻上跳了下来，叫道：“险的儿误了我们一生也！”说著，便各人整一整衣，按一按帽，转身出去。

忽然旁边闪出人来，大喊道：“客人慢去！”孙行者回头看时，只见一个人穿著短衣，手里拿著几条手巾，恶狠狠的走来，叫道：“客人慢走，客人慢走！”孙行者便立住了脚，问道：“你叫什麼？”那人道：“你们吸了烟，还没付烟钱哩，怎麼就要走？”孙行者咄了一口，依旧转身走，不理他。那人又来拖住道：“客人好没理，吸了烟怎麼不付烟钱？”孙行者性起，便一脚将那人踢开，骂道：“好一个不识世道的东西，你将这毒药来害了人，我不说你，你倒还要向我们来讨烟钱！”那人也不服道：“你这毛脸贼倒识世道，吸了烟不付钱，还要打人。”说著又上前来扭。孙行者又一拳打开，骂道：“谁叫你卖这毒药害人！”那人道：“胡说，这鸦片烟是人人吸的，那里是毒物。就是我卖毒物，也是你们来买才卖的，怎麼好不付钱？”孙行者只是不肯付。那人只顾来拖。叵耐孙行者力大，连拖几次，都被孙行者推开。那人见近不得孙行者，便发一声喊，前後左右，立刻拥出许多人来，将孙行者等三人团团围住。

唐僧此时见闯了祸，吓得面无人色。猪八戒见来的人多，穿著西装，鞠著背，也不敢动手。孙行者一人只顾挥著拳，前後左右乱打。此时，青莲阁楼上闹得一片声响，看的人愈涌愈多，只听得人丛中都叫道：“拿下那毛脸贼来！拿下那毛脸贼来！”孙行者一看势头不好，连忙领著师父、师弟，分开众人，逃下楼去。那楼上的人那里肯舍，依旧领著众人赶下楼来。到了门口，孙行者一想：“这里好了，地方宽大了，让老孙来和他们斗一回看。”正要向耳中取那金箍棒时，忽然看见来了一个红头大汉，将师父一把拖去。急忙转身来夺，不料後边又有一个红头大汉来了，将他的髮辮一扭。孙行者连忙转身又逃，那髮辮和帽子早已被那红头大汉拖去了。孙行者只得光著头，向人丛里钻。看的人都大笑道：“看呀，看呀，蜻蜓儿脱了尾巴了。”孙行者不答，只顾向人多处逃去。逃不得几个门面，只听得後边“嘘”的一声，那四面八方街头巷

口便来了无数的红头大汉，都指著自己围来。孙行者一想不好，道：“啊呀，他们的人怎麼这样多？他们又怎麼这样叫来的快？我看他们形状虽然凶恶，然卻不是妖怪，难道他们也有法术的吗？且不要管，让老孙来变一变相，试试他们，看他们识也不识。”想罢，便一转身向地上滚了一滚，变了一只金毛狗，向人丛里钻去。

红头大汉正赶著那假辫子的毛脸汉，一转眼忽然不见了，各处找寻，见一只金毛狗没有带嘴套，也没有挂牌子，便一齐叫道：“野狗！野狗！”旁边闪出一个捉野狗的巡捕来，拿著绳向孙行者变的那只金毛狗就捉。孙行者一哧，道：“啊呀，被他们识得老孙也。”忙看旁边，见有一堆马粪。连忙往地下一滚，也变了一堆马粪。捉狗的巡捕不见了那金毛狗，也就去了。恰好後边又推了一辆扫马粪的马车来，一个人拖著马，一个人拿著扫帚、粪箕，看见了两堆马粪，便来打扫。孙行者一看又不好了，想道：“怎麼又被他识破了！”连忙借著一阵风跳了起来，看看旁边有个房屋，房屋上还没有露台，便忙一蹲身，又起四脚，便变了一个露台。扫马粪的一看，一阵风飞去了一堆马粪，正在奇怪，忽然旁边又走过一个工部局打样的西人，抬头一看：“怎麼这人家没有禀报工部局，便自己添造了一个新露台了。”连忙敲门进去，喝道：“这露台几时造的？快拆去，拆去！”那人全然不懂，正在支吾间，孙行者一想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又被他识破了，快去也。”连忙一转身倒在地下，变成了一辆东洋车，拔一根毫毛，吹一口仙气，变了一个推东洋车的人。打样西人和那房里的主人到天井里看时，并没见有什麼露台。那西人不懂道：“怎麼，我方才明明看见的，难道我眼花了？”便也走了出来。

打样西人刚刚走过，忽然又来了一个查车的巡捕，手里拿著木棍走了过来，将近孙行者变的那东洋车前，喝了一声：“去！”拿著木棍便打那车。推车的人问：“为著甚事？”巡捕喝道：“你推车怎麼不捐照会！”孙行者一想，果然别的都变全了，只少变了车後一张马口铁纸，连忙神差著变的车夫，拖著车舍命往人丛里逃。逃了进去，摇身一变，收了毫毛，依旧是个光头没发的中国人了。孙行者一想，这样终究不好，要被他们看得出来。便又拔了一根毫毛，嚼烂，吐出，一个个变做现在自己的样子，吹了一口仙气，叮嘱了几句说话，自己本身便又摇身一变，变了一个飞蚁，追上唐僧，叮在他帽儿上，看他进去怎地。

那捉东洋车的巡捕，见追不著东洋车，便吹起号，叫来旁边巡捕围了拢来一看，见有许多没辫子的中国人立在路旁，便大叫道：“赖烟钱的毛脸贼在这里了！赖烟钱的毛脸贼在这里了！”一涌上前，拖著一个问道：“你为什麼赖烟钱？”那孙行者毛变的人，鞠著躬答道：“也斯（y e s），也斯

(yes)。”那拖的巡捕奇怪道：“那毛脸贼倒也读过英文的，怪道割去了辫子，想也预备著要出洋去了。”因又问道：“你为什麼吸了烟不付烟钱？”那孙行者毛变的人，又鞠著躬答道：“那(no)，那(no)。”那巡捕怒道：“你方才认了，为什麼现在又不认了？”那孙行者毛变的人又答道：“也斯，也斯。”巡捕道：“胡说！”因舍了第一个，问第二个时，问了几句也是如此，问第三个时也是如此，一连问了八九个，都是一样颠来倒去，不过会说那“也斯、那”两句，不会再说别的了。那巡捕更怒道：“你们这些毛脸贼，既然不会说外国话，说什麼‘也斯’、‘那’？”那孙行者毛变的许多人，又一齐鞠著躬答道：“也斯，也斯。”巡捕大怒，握著拳喝道：“还有什麼也斯！”那孙行者毛变的许多人，又一齐鞠著躬答道：“那，那，那。”街上的人听了，不觉哄然大笑。那巡捕正要上前去拿，恰巧孙行者在唐僧头上一招，那些毫毛都回去了。街上的没发中国人，一个没有。那些巡捕自然诧异，现且慢表。

且说唐僧跟著巡捕到了巡捕房，那巡捕头便问唐僧道：“你在烟楼上吸烟，可有此事？”唐僧道：“有。”巡捕头道：“你吸了烟不给钱，可有此事？”唐僧道：“也有此事。”巡捕头道：“既有此事，你为什麼不给，可有缘故？”唐僧道：“我没有钱。”巡捕头道：“胡说，你们出家人那会没有钱？”唐僧道：“我们出家人那会有钱？”巡捕头道：胡说，“你还来骗我，你不是龙华寺里的和尚麼？这样又白又胖的，想来别处也不会有。现在又是三月里了，龙华的香市正在上场，你好说没有钱吗！”

唐僧一听，全然不解何事。孙行者一想道：“怎麼这里也有个龙华寺，若说龙华会，老孙也曾赴过，他既说我师父是那寺里的僧人，想来必离此不远。明日老孙倒要借了三太子的风火轮，倒要前去看看。”想罢，只听得那巡捕又说道：“你现在没有钱，可找个保人来放你。”唐僧道：“这里地生人不熟，那里寻得保人？”一转念道：“有了有了。”便轻轻地叫一声悟空道：“你变了一个人来保我出去罢。”孙行者答应一声，便从唐僧头上飞了出来，飞到了门外，摇身要变方才的那人样子，忽然想著不好，那是同罪的人，不要去保，又被他要罚了。忙摇身一变，变了一个读书人，勾躬曲背走进那巡捕房门来，走到时身体早瑟瑟的抖了。到了唐僧面前，巡捕头问道：“你来做什麼？”唐僧道：“他便是来保我出去的人。”巡捕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看他这样子，那里有一文钱来保得起你，再换一个人罢。”孙行者一听，气倒了骨头，便走了出来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个肚大腰圆，拔了毫毛，变成了一辆马车、两个马夫。到了巡捕房门口，停了车跳下车来，走进了巡捕房门口，也是战战兢兢的走了过去。那巡捕又问唐僧道：“那是什麼人？”唐僧道：“他是来保

我出去的。”巡捕便问道：“你来保人，你的店开在那里？”孙行者一时答不出来。巡捕头道：“你没有店，不行，不行。再换一个人罢。”孙行者一听，叫声“晦气”，便又走了出来。因想再变什麼人好呢？刚又摇身要变，只见猪八戒摇摇摆摆也在那边来了，便叫道：“悟能，悟能，你进去保一保师父出来罢。”八戒答应，便大踏步走进门去。刚到唐僧面前，那巡捕头便问唐僧道：“这又是来保你出去的吗？”唐僧一看见是猪八戒，想来更是不行的了，然也无法，只得答应了一声“是”。不料那巡捕头却点点头道：“你去罢。”猪八戒同了唐僧出来，傲著孙行者道：“你看如何？现在我老猪的法力却比你大了。”唐僧也谢猪八戒道：“亏了你。”孙行者又气又恨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便向唐僧告辞道：“师父保重，老孙要回花果山去看看儿孙去了。”说罢，便一筋斗不知去向。

第三回 说招股猪辈寒心 看举手马夫生色

且说孙行者一个筋斗翻到了花果山後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当时的一片繁华地，早弄得荒凉满目，所有的是山，是土，是水，是草，那些儿孙们早已一个都没有了。孙行者原是性喜活动的人，见了这样所在，如何还留恋得住，想了一想，依旧翻回原处，落下地一看，叫声不好，如何这些房屋都改了新样了。回头来，忽然看见一个人手内牵了一条铁链，铁链上带著一个矮矮的东西，行者向那东西一看，奇怪道：“老猪，如何他也变了样子了，他的两耳依旧这般大，他的嘴依旧这般长，他的尾依旧这般细，他的肚子如何不似从前的重笨了？他又如何嘴上被人套著这铁套，他犯著何罪？颈项上又被人锁著铁链。”正在这样想，忽然被他到了跟前嗅了两嗅，哼的一声，不觉吓了一跳。行者道：“他的声音如何变了犬了？难怪连我也不认得。”连忙退下了几步，向旁边一看，只见旁边一个人，手内拿著一大堆纸向人分送。行者也向他取了一张看时，只见上边写著什麼拒款传单，又是什麼铁路，又是什麼王犬变。孙行者一看，悟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那老猪果然变了大了。但是他封的是天篷元帅，又不是王，如何叫他王犬变呢？”又想到：“什麼叫做铁路，难道就是说他颈上的铁链麼？”

正在这样想，只见那犬跳了两跳，要想向前跑了，却被那牵的铁链带住，跑不脱身。孙行者暗笑道：“老猪，老猪，这次你可上了当了。我原道这传单上写著什麼铁路之害，牵动全局，原来便是这铁链之害，牵住了你全身了。”又想到：“这个牵他的人如何这等厉害？既用铁链牵住了他，又将他的嘴用这铁网来张住，使他要开口也不得，岂不可怜。”孙行者正在这般笑他，那犬又跳了两跳，伸著嘴向地上刮了两刮，似乎因这铁网戴的不耐烦，欲刮去的意思。叵耐那铁网上又有两根皮条将他扣得紧紧的，一时如何刮得他下，却反触

怒了牵他的人，登时伸起脚来，对著他後腿上踢了一脚。那犬又汪汪的叫了两声，跟著牵的人走了。孙行者一看牵的人，原来是个西装打扮，身体又高又大，眼睛又凹又绿，好似前次在那巡捕房内看见过的，因想道：“原来那传单上说外人、外人的便是他。啊呀，啊呀！老猪你如何钻了外人的圈套，弄的这个样儿，走又走不得，动又动不得，开口又开口不得，休说你自己，便是我看了也替你伤心。”说罢，便想法来救他。不料一转眼间，他却又在那牵的人面前摇头摆尾，十分亲热。孙行者骂道：“你这不识羞愧的畜生！你被他这般囚犯样的看待，又被他踢，难道忘记了？还做出这种醜态来，辱尽你家的猪子猪孙。”

孙行者正在骂他，忽然背後有人将他身上一拍，叫道：“老猴儿，你多时在那里？”孙行者回头一看，原来并非别人，便是正在骂他的猪八戒，便道：“老猪，怎麼你又在这里了？”又指著前边牵的那只犬道：“那个东西好像是你，我一时竟差认做你了。”猪八戒一看，怒骂道：“老孙，你好没理。那是外国狗，如何算起我来。”孙行者笑道：“狗不是和猪一样，我看犬的灵性究竟还比猪高了一些。我认你狗，还道是你进化，你如何却这般动怒。”猪八戒道：“老孙，你是不知道的，近来外国狗的可恶，人人切齿。平时养著他，原叫他防夜或者猎兽的，他却防夜，不猎兽，只顾咬那好人。那里及得我们做猪的，受了人的恩惠，後来便能杀身报人。”

孙行者便也点头称是，自悔失言，因问八戒道：“你们现在怎样了？师父在那里？”八戒笑道：“老孙，你休说起，我们住了这上海多时，上海的地方真是无奇不有，说出来你也难信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你休哄我，世上的事我也见得多了，有甚难信处？”八戒道：“你休夸口，我且说了今日的事你听，谅你也不曾听说过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今日的事却怎样？”八戒道：“今日的事，第一件叫做看跑马。”行者道：“跑马有甚好看？我们前次跟著师父取经时，那白马驮著经走了万千里路，有时不要紧时，他便慢慢走，要紧时，他便快快跑，看也看的厌了，那跑马有甚好看。八戒摇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。这里的人看跑马却和我们不同。”行者道：“便是不同，也是一件寻常事，有甚奇怪？”八戒道：“第一奇怪的，这里看跑马的人，并不用那眼睛。”孙行者道：“不用眼睛来看，却用什麼？”猪八戒道：“说来你又不相信的，用车、用衣服。”行者道：“这真奇怪了，世上那有这般看法，我真的不信。”八戒道：“你不信，等一回你自己看罢。而且这里看跑马的人更有一样奇怪，跑马的地方他们却不得看，他们看的却在那不跑马的地方。”孙行者道：“老猪，你只顾哄我做甚？天下那有这样的事来！”八戒道：“我何尝有半句儿哄你，不信时，那看跑马的人就要来了。”行者道：“胡说！这里何尝有马，看什麼跑

。”八戒道：“正是如此，所以我说他们看的都在那不跑马的地方。”行者还要分辩，八戒早用手向东边一指道：“来了，老孙你自看。”行者向东进一看，只听蹄声得得，如千军万马的，果然来了。到了面前，只见车车相接，宛如钱串上串的铜钱一般，一匹马拖著一辆车，车上坐著两人，或男或女，或老或少，身上都打扮得如花如锦，如鸡如兔，万分好看。行者对著八戒哈哈大笑道：“我懂了，懂了，这便叫做看跑马。弄了一匹马来，驾上了车，自己坐在车上，又用了个人鞭著那马，使白马向前跑去，自己便在车上看。原来这里的看跑马是这样的，这个法儿倒也巧妙，马跑到那里，他也看到那里。”

正在说话，只见一个人坐著包车，也杂在马车里面。行者又笑道：“这个人倒也奇怪，他不看跑马，卻看跑人。”说声未了，忽然听得啾啾几声，腾腾腾来了一种车子，前面没有马，也没有人。孙行者问道：“老猪，这个人他卻看跑什麼？”猪八戒笑道：“老孙，这件事你可不懂了。这便叫做机器车。”孙行者真的不懂道：“机器车怎麼也会走的？”八戒道：“你好呆，难道会走的只有人只有马？”孙行者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人马之外自然还有别样，譬如北方常用的有骡车，乡间用的有牛车，寒带内用的有狗车，热带内用的是驼鸟车。只是总须有脚的动物拖著车然後能走。现在这机器车又没有脚，如何会走呢？”八戒又笑道：“老孙，你如何呆的这样。现今世界上没有脚的车子很多哩，岂但这机器车一种。”行者不服道：“我不信，我不信。还有什麼没脚的车子，你且说来。八戒道：“说来你又要不相信了，一种叫做电车，一种叫做火车。”行者沈吟道：“电车，火车？火车是什麼样的？”

这时正值黄昏将近的时候，各式车上有的已点著灯，有的还没点灯。行者因指著点灯的车子，问八戒道：“这点火的是火车吗？”八戒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这火车的话说来甚长，等回儿我和你去看看再说。”行者又道：“这火车还不难懂，虽然没有脚，终究还有个火，火是我知道的。你又说电车，那电是什麼东西？我卻没有看见过，请你说说。”猪八戒被行者这样一问，卻问的呆了。要说电是什麼，委实说他不出，心中只在想，口内卻不答。孙行者又问道：“那电是什麼东西？”八戒只得摇头道：“那电没有东西，是空的。”孙行者道胡说，既然空的，怎麼叫做电？”八戒道：“找也不知其所以，只因昨天我在一个什麼协会的会场上，听得人家说打电，打电。又有人说打电是空的。我想打电既是空的，那电自然也是空的了。”孙行者又奇怪道：“你说什麼会场？那会场在那里？是否便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？我也去看看。”八戒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那会场内虽然也有个王太太，卻不是王母娘娘。”孙行者道：“老猪，你好呆，王母娘娘在那开蟠桃大会时，至今已有几千年了，虽是仙家也应该老，如今称呼起来，自然该叫太太了。”八戒道：“不错

，不错。老孙你也说的是。”

行者道：“他们既在开会，你知道他为著甚事？”八戒道：“听说是为铁路。”行者道：“笑话，笑话！你又来骗我了，路那有铁的？倘然路是铁的，到了下雨时，走的人岂不滑挞。八戒道：“这不是人走的路，是我方才说的火车走的路。”行者道：“你又来了，什麼叫做火车？我不懂。”八戒道：“这也难怪著你，你是才来的人。便是住在这地方的，知道火车、铁路的人也还不多。所以，我昨日听的人家说，这地方的铁路，大半已经送了人了。”行者惊道：“路怎麼好送人！送了人自己将往那里走？”八戒道：“正是如此。所以这里的人，这两天正弄得走投无路。”

行者道：“这事奇怪，我倒也要去看看。”八戒道：“你去正好，我们师父也在那里。”行者一听师父在那里，登时欢喜异常，拖著八戒走道：“我们快去，我们快走！”八戒随著他拖，仍站著不走。行者道：“老猪，你如何不去？八戒道：“去不得，去不得！我才从那里逃出来的。”行者道：“他们开会又不是杀人，你如何要逃？”八戒道：“他们要叫我认股。”行者道：“老猪，你既在那里，便认认何妨？”八戒道：“老孙，你不知道的，我们做猪的，听了认股最怕。”孙行者道：“认股有甚可怕？”八戒道：“你可晓得他们现在说的股，便是我们的腿。我们的腿，如何好容易认去。倘然认去了一股，不是只剩了三个腿了，认去了两股，只剩了两个腿了。认去了三股、四股，那腿便没有了。没有了腿，叫我如何走路？而且还有一层，我们的腿大有用场，新鲜时割了下来，叫做鲜腿；腌了他，叫做腌腿；将他烤了，叫做火腿；送往南方去叫做北腿；送了北方去，叫做南腿。装一装样子，卖在大茶馆里，叫做外国火腿。做了外国火腿，我这四个大股，岂不荣耀万分？你想，现在被中国人认了去，岂不可惜？”

行者听八戒啰嗦了一大篇，甚不明白，便道：“老猪，你说认股，认股，究竟认股是怎麼一回事？好不明白。现在，我劝你怕也不用怕了，你且领我去看看，见见师父。倘然有了认股的事，我便替你设法。”八戒才勉强应了，叫了两个车子，急急忙忙地到了张园，走至安垵地门口下了车。行者便要进门去。八戒连忙一把拖住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！我们先去探探消息。”遂携著行者的手，走上阶台，到了两扇玻璃窗外。向内一张，只见场内黑压压坐满了一场的人，个个仰著头，向著一个台上看著。台上立著一人，正在那里说话。行者一见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！师父又在那里讲经了，我们快去听。”八戒摇著两耳道：“老孙，你不要性急，让我听听师父讲的什麼？”两个人便捧著耳听时，只听得师父正在那里说道：“诸君放心，诸君放心，今天不认股，不认股。”猪八戒一听“不认股”三字，顷刻胆豪气壮，拖著行者的手，跑进场内去了

不料八戒刚拖了行者一脚踏进了会场，忽然听得满堂鼓掌之声，响如爆竹。行者从没听说过，突然一惊，吓得往外便走。八戒连忙拖住道：“老孙，你走什麼？这是他们喝彩。”行者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道他们见了你的怪形状赶你出去的。”说罢，才又回身进来。忽然又见许多人，登时攘臂而起，高擎右手。行者看见不觉又吃一惊，撇了八戒的手，又要向外走。八戒道：“老孙，老孙！你做什麼？”行者道：“他们都要打我们了，还不快跑！”八戒笑道：“那个要打我们？”行者指著场内的人说道：“他们不是要打我们，擎著手做甚？”八戒一看，笑道：“他们是议事时赞成的手。”行者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行者刚正说完，看见台上的师父早又说了一句什麼话，还没听的清楚，只见场内的人又将右手高举，旁边的猪八戒，也将前腿举了起来。行者连忙问八戒道：“师父说的什麼？”八戒道：“我没有听见。”行者道：“这也奇了，你没有听见，怎麼便也赞成？”八戒道：“我见他们赞成，我自然也就赞成。”行者道：“笑话，笑话。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。”正在这样说，只听得师父又在上边说道：“支路也好筑了，你们赞成不赞成？於是场内的人又都举手。八戒忙也举手。孙行者轻轻地对著八戒道：“老猪，你听见麼，师父方才说猪罗也好捉了，你如何还要赞成？还不快跑。”八戒惊道：“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没有听见，捉了去别的倒不怕，还是怕认股。”连忙拖行者又逃出场外。孙行者道：“且慢，且慢。我要去和师父说句话。”八戒道：“算了罢，算了罢，我师父这两天正忙的不得开交。”行者道：“忙什麼？”八戒道：“忙的便是开会。”行者道：“现在会就要散了，散了会还忙什麼？”

行者刚正说到此处，忽然听得会场内“铃铃铃”、“铃铃铃”几声，行者道：“这又是怎麼了？难道他们看见已晚，便请师父在这里放焰口麼？”八戒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行者道：“为什麼不是？你看不见方才他们坐在那里的人麼？一个个都在那里拭眼泪。我想总是什麼人家冤枉，死了人，在这里请师父做功德的。”八戒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这是他们摇铃散会的摇铃。”行者一听散会，满心只要见师父说话，忙回头来看，果然看见许多人早已纷纷出来，走的走，马车的马车，东洋车的东洋车，一闪眼间，都已奔向马路上去。再留心细看，只见师父也早上了车，向外去了。行者连忙撇了八戒，往外便追。

追至将近马路口，看见师父的车正在前边刚转了个弯，忽然那马路口立的一个又长又大的人，将右手向上一擎，宛似方才在会场上赞成的举手一般，马路口的几辆马车登时立定，巧巧将行者前面当头拦住。孙行者想道：“奇怪

，奇怪，这里上海的人，无论做著何事，个个都是擎手为号。”又想到：“妙呀，妙呀！这个人的权力如何这般大？他一擎了手，那些马车都不敢走了。比方才会场上的擎手有用许多哩。”正在这样想，抬头起来，只见马车上的马夫恰巧一个个也高擎右手，和那立在路口又长又大的人一般。孙行者道：“这些人也有猪性，和老猪一样，只顾依著人家，看见人家擎手，他也擎手，自己没有一点主意的。”话言才了，只见路口的人将手放下，那车上的马夫宛如机器做成的一般，立刻也都放下了手，将马缓领了一领，那车便慢慢的向前走往马路去了。行者跟著马车，也到了马路上，向前一看，师父的车早已不知那里去了，连忙追上前，向各车里探望，只见各车内都载著一男一女，欢欢喜喜，和方才师父在会场的情形大不相同，心中更是诧异道：“怎麼这里的人有这样相差的，一边著急的那样，一边依旧安閒的这样。”又探了几辆，始终探不著师父，心中稍稍急道：“师父不知又那里去了。”便忙转身回来，依旧要到安垵地门首找那八戒。

不料到了安垵地一看，那八戒早又不知去向。行者此时卻弄的进退无路，一个人立在草地旁边呆呆望著。忽然回过头来，看见隔池边隐隐有两三个妇女在那边行走。行者想道：“那呆子是个好色之徒，必然又在那里作怪了，我不如去那里寻他。”定了主意，便向池塘边来。转过了洋房背後，向乎台上一看，早已别开生面，和来时大不相同了。平台上放著无数的台椅，台椅上坐著无数的男女，摆著无数的茶碗。那些男女一个个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好似发痴的一般。还有许多人在那台椅中间荡来荡去，又不是寻人，又不是走路，不知做甚？看他们情形，男的都削尖了头，女的都散了发。尖头的宛似半开雨盖，披发的俨如高筑阳台。看官休说我“阳台”两字比方得不对，请你再看看近时披发的样式，岂但阳台而已，一层层重重叠叠，亭台楼阁，还不知造著多少在上哩！

閒话少说，且说当时孙行者正在看那阳台上的人，忽然一个和尚手内拿著一卷纸，从洋房里走了出来。众人哄然大笑，都道：“和尚，和尚！这里和尚都来了。”行者定睛一看，见是沙僧，便要上前叫他。看见沙僧满脸怒容，好似和人争闹才了的样子。行者一想：“这沙僧不知又为著何事动气了。我且不要使他知道，隐在他身後看他做些什麼。”想定後，便真个躲在沙僧後边，一路窥探他的举动。

只见沙僧一路走过平台，听著人家话笑，他也不管，他只管看著手内的纸卷，一人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天下那有这样的事，自己的地方，自己倒不要了，给著人家。”行者听了，一点不懂。只见沙僧又是气愤愤的念著手内纸上的字道：“什麼叫做订约权在朝廷，外交首重大信，倒不如改了订约权在外人

，外交首重大利罢。”又看了一张，念道：“‘查外交首在立信，匹夫犹重然诺，而况国家。’唉唉！这两句更奇怪了，他说是查这两句话，古书上我没有看见过，他从那里查来的呢？而且，他说外交首在立信，好似内政不必立信的，匹夫犹重然诺，好似朝廷不重然诺的。他口口声声说信，却口口声声忘了一边的信。这是怎麼讲呢？唉唉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自古道：‘人言为信。’这上边说的信、信、信，大概多以外人之言为信，自己说过的话，自然可以不信的。”又说道：“这更笑话了，这更笑话了！我尝看见买卖人家的告白上，常有‘如蒙诸君惠顾，价钱格外克己’的话。现在这上边也说‘朝廷惠顾绅商’。这样说来，还有什麼朝廷，什麼绅商，只是交易卖买的主顾罢了。唉唉唉！交易，交易，这外交大概又是交易的交字了。”

沙僧只顾看著字说著话，行者听了依旧一点不懂。忽然迎面来了一个僧人，面眼漆黑，身材短小，手内也携著一卷纸，见了沙僧，打了一个问讯，授了一张给沙僧。沙僧连忙拿了起来便看。行者隐在後边也偷看时，只见上面写著道：

谨启者，现在苏、浙铁路问题十分吃紧，各界中人屡次开会演说，集股拒款。某等身虽方外，义属同胞，安能漠然坐视，忍使乾净土地，沦为异域。爰发起僧界保路会，定於某日某时在某地集会，共商办法，同解慈囊。凡我信徒，共移莲步。此布。

行者明白道：“原来他们也为著铁路的事，只是这上边甚有难懂的，什麼叫做‘各界’？又什麼叫做‘同胞’？那‘各界’的‘界’字，不知是怎样解释，大概便是‘大千世界’的‘界’字了。我想同是人类，如何分起界限来，既分了界限，如何又叫做同胞，这两句话不是相撞的吗？”又想道：“莫管他，莫管他。我且看看他们两人说些什麼。”只见沙僧看完了字，先开口道：“我们既是维新之辈，自应结个团体，也好发些热力，聊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。”行者暗笑道：“沙僧痴了，他是个出家人，如何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”又听那个黑眼僧人答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老师父究竟是个特别改良时事维新的和尚”沙僧谦逊了一回。那黑眼僧人又道：“如今我们怎地做起？”

沙僧还未答应，只见旁边走过了一个贼头贼脑的和尚，并不说话，只立在旁边听那沙僧和黑眼僧人说话。那黑眼僧人见了，便也不响了。等了一歇，那贼头贼脑的和尚听不著话，又转向别处去了。黑眼和尚才轻轻地对沙僧说道：“师父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”沙僧道：“他不也是个僧人？”黑眼僧人道：“不是，他是官府派来的侦探，专一探听人家的事的。我们须要小心点儿。”沙僧道：“正是。”

行者一听那贼头贼脑的和尚是个官府派来探事的人，心中想：“他是探事

，不知怎样探法，可有老孙三探金山兜洞的本领麼？我且跟了他去看看。”想罢，便撇了沙僧等，便转身来暗跟著那贼头贼脑的和尚。只见那贼头贼脑的和尚，早已走至一间静僻的房内，进了房，将门关上。行者想要跟进去时，早已不能进去。行者著急，连忙用了一个变身法，将要变了虫蚁从门缝里挨进去张看。忽然听得那门“呀”的一声，门内早走出了一个人来，不是和尚，卻是一个西装的人。行者一想：“这西装的人不知和那和尚在房里商量什麼？”待西装的人走过後，忙向房内一看，只见房内空洞洞的并无一人，那和尚不知那里去了。便想道：“好诧异，好诧异。不料现在世上人多学会了老孙的七十二变了。”连忙回了出来，来追西装的人。细细一看，果然便是方才那个和尚，别的都没有变，不过变了一身的衣服。行者暗笑道：“什麼侦探，只买了两身衣服，一时儿僧人，一时儿洋人。便是老猪初来上海时一流的人物罢了。”因道：“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能有几变。他是侦探，我且做个侦探的侦探。”正要跟著那侦探走，只见那侦探早已立定了，见了一个油头少年正和他说话。行者连忙挨近身後，听他们说些什麼。只听得二人正窃窃私议，议论园中来往的人。那侦探说道：“这个场所来往上海的人，没一个不来临场面的。”行者在後边暗笑道：“不料我今日也到这里来临场面了。”又听他接下说道：“所以我们须要留心分别著他们，看看我们眼光如何。”油头少年点头道：“是。”行者在後边也暗暗喜欢道：“我初来这里，原也要请教请教这里的人物。”遂更留心听著他们的议论。

正在此时，恰巧有一个人踱了过来，低矮身材，头颅甚大。那侦探道：“我想这个必然不是好人。”油头少年忙问：“何故？”侦探道：“我听说头大的人必然聪明。现在种种的事，都是那聪明人闹出来的。所以我说他不是好人。”行者道：“啊呀！这里的人如何不许人头大？”头大的人過後，忽後面又来了一个瘦长汉子，头卻不大，两腿甚长。那侦探又说道：“我想这又不是一个好人。”油头少年又问：“何故不是好人？”侦探道：“现在他们到处运动开会、劝股，都是他们这些长腿的人的。”行者在後又“啊呀”道：“怎麼他又不许人家长腿？”长腿的人走过後，後面又来了一人不长不短。行者道：“这个人想是好人了。”只听那侦探卻说道：“我想这个人也不是个好人。”行者几欲问出口来，问他何故又不是好人。只听他自己先解释道：“你看他的嘴这样阔，想来便是到处演说的人。”行者又大诧异道：“如何这里的人，又不许人阔嘴？”大嘴的人過後，又来了一人不但长不矮，而且头也不大，口也不阔了。那侦探卻依然说道：“我想这个人又不是个好人。你看他身上著得如此光鲜，家里必然有钱。这次认股的，必然都是他们有钱人。”有钱人過後，接著恰巧又来了一个穷人，衣服褴褛，几同乞丐一般。那侦探又说道：“我

想这人不是个好人。我听说杭州的乞丐，都要拒款了。这个人想来便是他们的党羽。”行者一听失声道：“啊呀，可怕，可怕！这里的人如何这般难做，矮又矮不得，长又长不得，头又大不得，口又阔不得，富又富不得，穷又穷不得。照此说来，怎样才是好人呢？我想要有好人，除非将这许多人死了一个乾淨。”连忙伸出头来，对著他们两人一看，悟道：“原来他们自己都是尖头尖脑的人。”连忙跳了出来，叫道：“好人在此，好人在此。”

两人一见他跳了出来，不觉一惊，连忙问他何事。他说道：“你看我卻和你们一样，头尖嘴尖，不长不矮，说我富时一钱没有，说我穷时卻又不是乞丐。你们想我必然是个好人无疑了。”两人一看，真的是个伶伶俐俐的人，心中甚是欢喜，问道：“你是那里人？姓甚名谁？”行者答道：“平生浪迹天涯，往来无定。”两人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真是我们的同类。”又道：“请教尊姓？”行者道：“老孙真姓孙，有时也姓袁，有时也姓侯。”两人道：“真好，真好。我辈中人本来没有定姓的，那姓自然愈多愈好。”两人又道：“尊名何字？”行者道：“我名卻没有，只有一个别号叫做悟空。”两人道：“这更好了，我辈中人自然愈空愈好。你能领悟到空处，想必善於探事的了。你不如跟了我们做事罢。”行者一想：“同他们做事，更好看看他们了。这又何妨？”便应道：“甚愿，甚愿。”两人道：“那麽你便同了我们去罢，我还有说话问你哩。”於是两人便领著行者，走到草地旁边，叫了两声马夫。那马夫便驾了一辆轿车过来，开了门，请他三人上车。行者一想：“他们骗我装在这箱子里，莫不是要来害我？”又想到：“我凭著这七十二变的本领，怕他什麼？”便放著胆子，安身人内。

不到一刻，那马车已开到了一个所在停了车，开门请他三人出来。行者走出马车一看，好个所在，两边都是洋房，中间一扇大门通著一条马路，大门上挂著一盏又明又亮的电灯，灯上写著两个黑字，行者一看不觉大惊道：“他们怎麼领我到了这离恨天兜率宫里来，这不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吗？上边既是个旅字，下边又是个泰字，岂非都是卦名。”因问著两人：“这是什麼所在？”两人道：“我们饿了，便在这里吃点东西。”於是便跟著两人走进房内。

到了一间楼上，相将入座。行者一看，桌子椅子都是不曾见过的，桌上各色东西，又摆得陆离光怪，瓶儿盏儿放著一大堆。行者原是个不肯一刻安分的人，见了这些东西，自然东翻西弄，取了半盏油吃了一吃，又取了一瓶酱油，看了一看，又取了一瓶胡椒，见他瓶头十分好看，连忙倒了一点出来，向唇边一抹，不觉登时发作，打了十来个喷嚏，说道：“上当，上当！快去罢，快去罢，这里不是啖饭之处。”两人见他如此，忙笑道：“孙先生，你错了。这个原不是叫你空口吃的。”行者连忙放下了胡椒瓶，心中又是懊恼，又是惭愧

，别的东西都也不敢动了，只得安安稳稳的坐下。

不到一刻，便有一个人拿了刀叉过来。行者心中便又有些吃惊，暗想：“这不是他们要来害我的勾当吗？吃东西又不是生吃的，如何用得著这样刀叉？”因又留心看著。又隔了一隙，方才拿刀叉的人又上来，擎了一盘东西，里面都是纸笔等类。两个人各自拿了纸，开了一批汤头样的账，又取了一张纸条过来，授上笔。行者问何事。两人道：“请你开个菜单。”行者道：“我是不懂的，请你们替我开了罢。”两人於是便替他开了，一并交於那人。那人便取著去了。

相对无事，忽然听得一片脚步声走上楼来，到了隔壁房内。这房是板壁隔了的，板壁中间卻有多少间隙可以窥探。两个人见了隔壁有了人来，连忙向壁间偷看。行者忙也向壁间一张，不觉暗笑。原来隔壁的人，不是别人，便是猪八戒、沙和尚和那黑眼僧人。两人见了，知是他们三人，暗暗点头说道：“我们正要访他，他倒自己来了。”便相与做著手势，叫行者也留心探看。行者也自会意。只听得猪八戒先多嘴道：“照此看来，非……不兴。”黑眼僧人连忙摇手。这边做侦探的便道：“我说是不错的，你们看如何？”只听隔壁那八戒又道：“这里怕什麼？”沙和尚道：“怕是本来没有什麼怕，只是现在还讲不到这些事。”那黑眼僧人又道：“我们现在先须定了一个办法。”三个人正听的入港，忽然房门口又有脚步声来了。三人不觉大惊，连忙归了座位。

进来的卻便是方才的侍者，手内拿著几个盆盞，到了三人面前，各人放下了一盆盞，几片面包。行者将那汤嗅了一嗅，觉得有些牛肉气，登时胸中作起恶来，连忙放下了，取了两片面包来吃。吃了几口，心中只有事在隔壁，忙又丢下，依旧跑到壁间去张。只见隔壁的人，每人面前也已摆好汤，猪八戒正掬起莲蓬嘴，方在狼吞虎咽，盆内的汤已经完了，还在用了舌头四处舔舐。行者看了自然好笑。

两人见行者笑了，连忙放下东西也跑过来看。这时正值猪八戒放下了汤，侍者又送了一盆鱼过来。八戒忙又取起了刀叉，将叉叉碎了鱼，用刀戳了一片放入口内，刚放下时，忽然听得八戒猛叫一声：“啊呀！”连忙抽出刀来，已是满刀的血。猪八戒放了刀，两手捧住了嘴，只叫“啊呀”。沙和尚等只道是什麼事情，连忙也放下了手中食物，都来问他怎麼。隔了半天，才听他慢慢地答道：“我割碎了舌头。”沙僧道：“可曾割了下来？”八戒道：“没有，只割碎了一点。”沙僧笑道：“可惜了，倘然割了下来，我们可以炸猪舌吃了。”行者在隔壁也是暗笑。两人听了，也至笑不可仰。只听八戒在那里骂道：“都是你们害我的，吃什麼大菜，害我舌头都割破了，倒还要取笑。”於是沙僧等複归了本位，取了东西来吃。那八戒也依旧拿了那盆鱼来，再细细的咀

嚼。

那黑眼僧人又开口道：“我们既然要结团，须先立了一个会，然後好有机关。”沙僧道：“那会叫做什麼名字？”八戒想了半晌，才说道：“叫做和尚保路会可好？”沙僧道：“我们做和尚的，本宜深居山洞，朝夕诵经，要路何用？而且就是要出门，也可腾飞驾雾起在空中，用不著这种路。所以我想不要叫做保路会，叫做拒款会罢。好在我们做和尚的，本来用不著什麼款。”那黑眼僧人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这个名字我看也使不得。现在的和尚卻比不得从前腾雲驾雾的，自然道行浅薄，无此法力了。山洞诵经，又不肯如此修养。而且在此上海，每日又须出外应酬，全可弄些进款才可敷衍。你说拒款，岂非害尽了我們。我看也不要叫做保路会，也不要叫做拒款会，叫做路股会罢。”八戒一听“路股”两字，几乎将头摇得下来，连忙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我们这个会万万叫不得路股会。倘然叫了路股会後，一时集不得路股，岂非有名无实。而且再有一层，我们做和尚的立了这会以後，各种事情都有关系，倘然叫定了路股会，不是别的事情都不能做了麼？未免界限太隘。”两人都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那黑眼僧人便道：“那麽，这样说来，我们不如便叫做协会。”因指著沙僧和八戒两人道：“好在我们现在正是三人，‘协’字的意义便是三人出力。八戒道：“这也不好，我们这个会，岂是限於我们三人，须要出家人大家出力方有力量。若叫协会，只有三个人出力，还算什麼会呢？”沙僧道：“那麽不如叫做公会罢。‘公’字便是大家出力的意思。”八戒道：“也不好，这‘公’字面子上虽是大公无我的公，暗底下卻还有个某公某公的公字。我们出家人称不得某公了，怎麼好叫公会？据我看来，这会的名字不必这样的花言巧语了，索性一老一实叫做和尚会罢。和尚是我们行业，会是我们的事业。”那个黑眼僧人又反对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我们结团体，总须结得阔大。出家人不是只有我们和尚，而且现在做事，万万不可不联络女界。倘然叫了和尚会，难道便弃绝那般尼姑不成？”八戒欣然道：“是也，是也。那麽叫做什麼会的好呢？”黑眼僧人道：“我看‘和尚’两字，不如改了个‘僧’字罢。僧便是和尚，和尚便是僧，于猪兄的意思也不相背。那些尼姑，也可混在里面，叫做女僧，卻又与和尚二字不同。”八戒又反对道：“不可，那个‘僧’字，我是最恨的。我们虽然出了家，依旧也还是个人。那个‘僧’字，卻叫曾人，似乎曾做过了人，现在已经不是人了。那是俗家人骂我[们]的字，我们自己如何再好用他！”黑眼僧人不悦道：“如此说来说去，这个又不好，那个又不能，开个会有这样难的。猪兄，我看你想了一个罢。”

八戒摇著头儿想了半晌，忽然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我有个好名字在这里了，你们大家听听。”两人忙问什麼，八戒道：“便是人人说的叫做再会。”两

人不懂，问他：“那个再会？”八戒道：“你们好呆，便是‘明日再会，的‘再会’。”两人於是拍手赞成道：“好，好，再会，再会。”沙僧和黑眼僧人立起身来，向外便走。八戒连忙叫住道：“怎麼，你们都要走了？”沙僧道：“你说再会，我们如何不走？”八戒道：“你们休得取笑，再会便是会的名字。我看见近来开会，每每互相争论，刺刺不休，及至时候已到，只得下次再谈。所以我想这‘再会’两字，取做会名是最好的。”那黑眼僧人道：“我看会的名字，再也弄不清楚了。现在暂且搁下，先议别的事情罢。”

行者正要听他们议别的什麼事情，不料门外忽然起了一阵嘻笑之声。行者连忙回头看时，只见自己的房门口，卻早来了一群妇女，向内一看，见了两个人四少五少的口中乱叫。行者一想道：“啊呀，这是什麼所在？如何人家的家眷都跑了进来。叫我如何好呢？”又想到：“他们是认识的人，或者也请他侦探事情来的。我且忍耐著看看他们。”於是连忙回转身来，向自己的座位上坐好，睁著眼看他们的举动。这时进来的妇女们，也已走至房内，在那侦探和油头少年身边，各自一人挨著身子坐下。隨後又有两个女人过来，每人拿著一个水烟袋，向他二人装烟，说说笑笑，甚是难看。

行者正在不耐烦对，忽见那油头少年，向著背後女人的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什麼话。行者道：“这必然是他们侦探的什麼作用了。”因更留心看著。旋见那女人笑了一笑，也向油头少年耳边还了一句什麼话。自後两人便携了手，走向窗外，唧唧啾啾的说话了。说了好半晌，面上都似有了得意之色，又走了回来坐下。行者又想：“这必然被他们探著了什麼事了。”这时正值侍者又端进了一盘菜来，放一盘在油头少年面前。油头少年便向那女人道：“这猪排我不要了，你吃了罢。”行者一听“猪排”两字，只道是说猪八戒，便直跳起来道：“啊呀！你们的侦探本领这样好，正是赛过老孙，你们如何知道隔壁的老猪是喜欢女色的！”室内的人听得行者这样一叫，都甚诧异起来，问行者：“什麼是隔壁的猪八戒？”行者只得实说。那侦探大怒道：“原来你和他们是认识的，来探我们侦探家的事。你好大胆！”行者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虽认识他们，卻非同党，实和他们有仇的人。”那侦探哈哈大笑道：“这样便好了，你和他有仇，便借此可以报仇雪恨。”因又问行者：“你和他们何仇？”行者道：“我原和他们跟著一个师父，那个长嘴大耳的，便叫做猪八戒，是个有名的呆子。他在师父面前说我种种的坏话，因此我被师父打了一顿，赶出来了，所以我和他有仇。”那侦探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与他是极熟的人，为的又是小事，如何好算有仇？我看你说的定是虚妄。”行者连忙分辨道：“客人，你如何还不知道，现在世上的人冤冤相报，都不在外人，都是在那极熟的人。而且寻其起原，都又不是为著什麼国家大事，为著甚细的勾当。你如不信我言，你

不看看现在各处学堂里闹风潮吗？谁不似我和八戒的样儿！”那侦探便点点头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你说的话也不错。”於是三人仍複如旧饮酒作乐。

行者见一番说话已说信了侦探，便也十分安心，只顾看著两人和那些女人们勾搭。因方才多说了一句话，几乎露了马脚，更加一语不敢多发。看了半晌，那些妇女都起身去了。那侦探又问行者道：“孙兄，我要问你，你喜欢做官的，还是喜欢发财的？”行者道：“做官的怎样？发财的怎样？”那侦探道：“你要做官，我便保举你个千总做了；你要发财，我便每月给你十来块钱。”行者一想：我是封过王位的人，谁希罕那千总？便是十来块钱，我也用他不著，便道：“我都不要。”那侦探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要报仇雪恨。我且问你，你要报仇是要重报的，还是要轻报的？”行者又道：“如何叫做重报？如何叫做轻报？”侦探道：“你如要重报，将那姓猪的拿去杀了；如要轻报，将他逐出上海。”行者一想：“我说和八戒有仇，那是假的。如果重报，真的被他拿去杀了，岂不在送了他的性命。师父得知，自然要怪我的。”便答道：“还是轻报了罢。我原也和他没有深仇，不过出出了我的气。”那侦探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不过便宜了他们。”行者便问：“如何方得报仇？”侦探便向行者耳边如此如此说了几句话。行者一听，不觉毛骨惊然，因想：“世上的人，如何有这般辣手！证据还一点没有，便要如此冤人。幸亏我说是轻报，还不至丧了八戒性命，不然，不知更要如何刻薄哩。但事既至此，也没别法，只得依著他说的做去。”便又走至板壁边再张，这一张，好教那风波平地起，祸福半天来。

欲知行者张著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看猴戏老孙受调侃 听猪谈小子学时髦

且说孙行者向壁缝内一张，十分诧异，不知猪八戒等几时走了，隔壁房内并无一人，早已是个空房了，连忙走至阳台上向下一看，只见猪八戒正在马路上摇摇摆摆的走。行者笑道：“原来他也去了，我且追他去。”於是也下了楼，追至马路上，叫道：“老猪，你往那里去？”猪八戒一听有人叫，连忙回转头来，一见行者，便说：“老孙，恭喜恭喜，发财发财！”行者一时呆了，不知何事，想道：“不好了，他如何知道我有了商意，替人家侦探？”忙答道：“老猪，休得取笑。试问我们出家人，喜从何处来？财自那里发？”八戒笑道：“老孙，你如何不知道？今天是新年初一，我们兄弟见面，如何不叫声恭喜，说声发财！”行者才安了心，答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倒忘了。”

才说完了话，不料八戒早举著前蹄，向行者作了一个揖。行者忙道：“我们熟人何必多礼。”八戒也不答话，接著又将前腿向前一伸，後腿向後一扯。行者惊道：“老猪，老猪！怎麼，怎麼好好的你如何又发起猪牵风来了？八戒

道：“那里是发猪牵风，这个也是我和你行的礼。”行者不懂道：“这个叫做什麼礼？”八戒道：“这个叫个可进可退，伸了前腿，万事可以占些便宜；伸著後腿，万事也可以推卸。这是官场里常用的礼。”行者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倒不知道。”说声未了，八戒早又改了样子，将前边的右脚举向右眼边一遮。行者道：“老猪，你看什麼？如何也学老孙手搭凉棚。”八戒道：“我不看什麼，这也是我的礼。”行者道：“这叫做什麼礼？”八戒道：“这叫做一手遮尽自己目。现在新学家自欺欺人的多，这个礼是新学家惯行的。”

才说完了这句话，忽然见他头一低，将背一弓，将腰一折。行者忙道：“老猪，老猪，你又发了什麼毛病了？是否你害了腹痛？”又笑道，“你是个公猪，又不产出小猪来，做作什麼？”八戒骂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！我那里是腹痛，我是学了这里女子们行的礼，你那里识得！”行者笑道：“可不是，我说这个决不是你公猪行的礼。”八戒也不答话，忽又跑了过来，伸著前蹄来执行者的手。行者一时不及留意，不觉被他一舔，连声喝道：“你做什麼！你做什麼！八戒道：“我不做什麼，我和你再行个西礼。”行者笑道：“有什麼东礼西礼，这样撚手撚脚的，你看你的猪蹄，这般粗硬，撚在人手上好不难过。”八戒道：“你如何嫌我，我是带著手壳子来的。”行者笑道：“怪道这般粗硬。”不料笑声未了，八戒又在前掬著莲蓬嘴，向行者嘴边送了过来。行者喝道：“你又做什麼来！如此青天白日，又在街上，被人看见算什麼？难道这又是你和我行礼？这个礼你只好和你高太公的女儿行去。”八戒摇头道：“可笑，可笑！你是个乖觉人，如何连这个礼都不知道？这就叫做接吻。”行者道：“你和我接吻，那可得笑了，你的嘴这麼长，我的嘴又这麼尖，被人看见了好似鸽子哺食一般。”说著忙又问道：“老猪，你的礼行完了没有？”八戒道：“完了，完了。”

才说著“完”字，忽听得後边马蹄声得得的响，孙、猪二人连忙回头看时，只见一辆马车自後赶来，车内坐著一个怪样的东西，又不是人，又不是禽兽，头上生著许多的兽毛，後边又拖著一根禽羽，身上卻穿著衣服，头颈内和两个前臂上又生著蹄毛。行者道：“老猪，你看，这是什麼东西，我真个猜不出他来。”八戒道：“这定是俗语说的衣冠禽兽罢了，有什麼难猜。”马车过後，孙、猪二人正要向前走，忽然听得一个人喝了一声。忙又看时，只见又是一辆马车，车上也坐著一个怪东西。行者轻轻对八戒说道：“我们的同类来了，你看他头上毛虽然拔光了，下半身的毛虽然脱化了，上半身上卻是完完全全的好好儿的，还是一毛未拔。”八戒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这个兽子倒也奇怪，既然下身的毛脱去了，如何还只顾爱惜上身的毛？”行者道：“老猪，你倒不看见，他的手现在正在身上拔那硬毛哩。”

二人说说笑笑，正在得意，忽然又听得後边“鸣”的一声，宛似牛叫的样子。行者道：“怎麼，这个世界上都是些禽兽？”八戒道：“老孙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的好朋友牛魔王来了。”行者回头时，果然是牛魔王被人牵著，便在後面笑道：“怎麼老牛他也到这里来了？又如何也变了半个人身？”正在诧异，那牵牛的人走至一家门首，唱了几句“年年高”、“节节高”的吉利话。那牛便又叫了两声。那家的人便投了一个铜钱出来。牛和牵牛的人都走了，又转了至别家门首去。

行者一见这个情形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什麼牛魔王，这原来是乞丐们扮著讨钱的勾当。我几乎真个要去招呼了。”又笑道：“老猪，我不明白，这里的人为何最喜学那禽兽？”八戒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又有一个来了。”行者一看，便道：“这便是扮狐狸的。”八戒茫然道：“这个想是女子，面上又没生毛，如何说他扮狐狸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你看，他的毛虽然全身都脱了，他的尾巴卻还没有藏过，露在头颈里。八戒一看道：“真个，真个，不是师兄的法眼，我又儿被他瞒过了。”

那女子过後，旁边弄内又走出几个人来，向前去了。八戒笑道：“这几个人是扮著什麼的？”行者道：“这几个更扮得奇怪了，第一个好似没脚的乌龟。你看他圆圆的黑头……”说声未了，忽然旁边一个人喝道：“胡说！这是他戴的毡帽。”行者也不理他，依旧接著说道：“黑黑的圆圆子……”说了几句话，旁边的人又喝道：“胡说！这是他披的一口锺。”行者又接著说道：“你看他举步蹒跚。”旁边的人说道：“他披了一口锺，裹住了脚，自然走不动了。”行者依旧不理。八戒又问道：“那第二个呢？”行者道：“第二个好似挂在树上的皮虫，前天《时报》上绘的便是这个。”旁边的人又说道：“前天《时报》上绘的是新式外套。”

一路且说且走，走到一处，看见许多儿童们围在一处游戏，乘著新年兴致，十分得意。行者和八戒也便立住脚，看著他们。只见儿童中推著一个身体玲珑、衣服俊俏的，叫他骑马。又拣了一个身体粗笨、知识糊涂的，叫他做了马。八戒一见笑道：“老孙，这好似你做戏的时候骑著羊似的。”行者骂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！”忽然看儿童们一哄走了，都向著前边一方空地上跑去。

那空地上早围著一堆人，人堆里听著锣响鼓响。行者因对八戒道：“我们也去看看，不知是个什麼东西？”八戒点头。於是两人走近那人堆里来。向著里边一看，八戒哈哈大笑道：“我方才说像你做戏，现在真是你们猴儿做戏了。”行者便要走，八戒偏拖著他看道：“看看何妨，这是你们的同种。”又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孙，你看你的宗兄穿了衣服了。”又说道：“戴了帽儿了。”又道：“居然摇摇摆摆的像了人了。”又道：“他真的牵了羊来了。”又道

：“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方才是个小猴子，现在又有个老猴子来了。”又道：“你看那老猴子也穿了衣服，戴了帽儿了。”又道：“你看那坐在羊上的小猴，执著鞭子，携著缰绳，戎服军装，好不威武。”又道：“你看那拿著笏的老猴，点著头儿，摆著脑儿，好不斯文。”又道：“你看那小猴子拔著刀拖著箭，预备打仗了。你看那老猴子，执著笔磨著墨，预备写字了。”

八戒一边说，一边又对行者看。行者只顾低著头，红著颜，又羞又怒。忽然八戒又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那两个猴儿兽性发了，那戏也做不成了。

”只见那老猴子和小猴子不知为著什事，互相争斗起来。老猴子的帽儿也丢了，笛儿也折了。小猴子的羊也逃了，刀箭也落了。那卖戏的人一时不及措手，连忙丢下了锣鼓，拿了鞭子，对著两个猴子打。两个猴子却依旧不肯放手。

正在扰乱之间，忽然听得後边“啾”的一声，行者连忙向後看时，只见一个人拿一个长长的东西，正在那边大吹，因问八戒道：“老猪你看，这是吹的什麼？”八戒道：“我那里识得，这里的人大半都是能吹的。”说声未了，又见马路上来了一队洋兵，前边数人也都携著喇叭，“嘟嘟”的吹了过来。行者道：“这个吹却吹的好。”八戒道：“怎麼好？”行者道：“你看他吹时，走的人都听著他号令，不似那个只一个人吹的。”八戒道：“你休说一个人吹的不好，这一个人吹的，便叫做自吹自的。你看现在世界上，有名望的人，谁不是自吹自的。譬如你开口闭口总不离大闹天宫几句，好似张著你们猴类的样子。其实方才那般做戏的，也是你们的猴类。”行者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你休再说了罢。方才做戏的那猴，好不辱没了我们的猴字。”

八戒正在取笑，行者甚是羞惭。不意走了几步，早走到了一个怪的所在。行者不觉吃了一惊，向八戒道：“悟能，这是什麼所在？如何飘飘扬扬悬挂著如许东西，一个个好像包袱似的。”八戒道：“这是个旗儿。”行者道：“现在太太平平的时候，又不打仗，要这旗儿做甚？”八戒道：“这是个国旗，新年内贺年用的。”行者不通道：“国旗又不是好玩的物，新年内为何悬挂他？”八戒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新年内家家门口都有个装饰，挂个国旗，省得披红挂绿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又问道：“那旗上绘著什麼东西？又不是禽类，又不是兽类。”八戒道：“这叫做龙。便是你以前和他借宝的。”行者笑道：“我已好久不见了，他原来却在此替人贺年。”又道：“这个龙旗是贺年的，那个太阳似的又是什麼旗？如何放在一块儿。”八戒道：“那是日本国的国旗。这里是个日本商店，所以和龙旗同挂的。”行者又道：“那个一点点白的好似星的样子，那是什麼旗儿？”八戒一看，笑道：“那是拍卖行内的旗。”行者道：“拍卖行内的旗，如何也和龙旗放在一处？难道那龙旗也要拍卖了吗？”八戒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想这龙旗不值什麼，拍卖他做甚。定

然这国里，今年要开个大拍卖行了，所以也挂了出来做个记号。”行者忽又抬头一看，问道：“这是什麼旗，这是什麼旗？如何这般多的白小方块儿？”八戒道：“这是外国人的洗衣作，不是旗。你看他又并不挂在楼上的。”行者指著对面楼上道：“那麽，那边挂的是什麼旗？这个样式倒也奇怪，又不是长的，又不是方的，又不是阔的，又似个人儿，有身体有手却没有头。这是什麼旗儿？”又指著前面楼上说道：“这个旗比那个更奇怪了，明明是一面方的旗，如何将他下边挖去了一个圆孔，倒成了个三角形了。”八戒听了不觉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孙，你发了呆了。这是人家晒的衣裤，那里是旗。”行者不服道：“我不信人家的衣裤如何和龙旗挂在一块儿的？又如何和龙旗一样挂的？这就奇怪了，这就奇怪了。”八戒道：“你管他做甚！这上海的事，奇奇怪怪的多著哩。”行者道：“这几天怎麼格外多些？”八戒道：“这两天是新年，大概奇形怪状的事，都在这两天出现。”行者道：“我们不如这样罢，现在既然奇怪的事多，不如我和你分了开来，各往各边去探看。到得晚上，各将所见所闻的大家互相告诉，岂不胜似两人在一块儿观看。”八戒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於是两人一个向东，一个向西，分头走去。

行者是个不识道路的人，走来走去，看看两边的人家都是一样，没甚好看，因想：“不如转了个弯，到别条街上去看罢。”因走到转弯角上立定了，认了一认，见是一家茶馆，便一直走向那边去了。不料走了多少路，觉得十分冷落。看见又有一个转弯，认了认是一家小钱庄，忙又转弯向前又走，走了多少路，益觉清静了，因想：“不如走了回来，还是到那前边的街上去罢。”於是回了转来。岂知回到原处，早忘记了转弯，寻来寻去觉得有些相像，却又有些不像。虽然不差的是家钱庄，柜台的方向又似有些不对，因又走向前去。走了几十步，看见又有一个转弯了，转弯角上也有一个小钱庄，心中不觉更形疑惑，看看这个也是，想想那边也不错，一时不得委决，只得再向前行。忽然又见一个转弯，这次转弯角上却是一家馆子，心中十分欢喜，自谓这已到了原处。不料看了看茶馆，却又和前时的茶馆不同。转来转去，心中更转得糊涂，那三叉路更转得多了。看看没法，忽然想起当初转弯时，路口恰似立著一个红头黑脸的大汉。因找了半日，果然找得了，抬头一看好不欢喜，又长又大，脸上又黑，头上包的红巾又甚新鲜，真个和起初看见的一模一样，丝毫无二，自忖这一次却被我寻着了。正要向著前边去，觉得路的方向似乎有些不对。再回头看时，转弯角上却没有茶馆。行者叫道：“奇了，奇了，找到了这个又没有那个，这是怎麼来？”幸喜抬起头来向前望去，远远地三角路口还有一个同样的人立在那里，连忙走至那人跟前一看，人却不错，果然又和以前看见的人一样。路上的情形更加不对了，左边是排墙，右边又有了个石库门，石库门上挂著无

数的金字招牌，门内唧唧唉唉，十分热闹。行者一想：“这是个什麼地方，我却没有到过，走来走去走了我半日，也走的我乏了。且莫管他，我进去看看再说，想来既挂著招牌定有东西卖的，我假做买东西的人，坐他一坐再说。”

想定了主意，正要举步进内，忽然看见里边店堂内，既没柜台又无货物，只有几个粗鲁的人在里指手划脚的胡闹。行者一看，连忙缩住了脚，不敢进去。只听得後边车轮辘辘，忽然停住了。回头一看，只见车上跳下一个人来，披著外套，往内就走。行者便跟他进去，才到中庭，忽地堂内的人发了一声怪叫。行者一吓，连忙转身就跑。跑出门口，对面来了一人，正撞个满怀。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便是猪八戒。八戒说道：“悟空，你也要来吃花酒吗，你为什麼也跑到这里来了？”行者因将前事诉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这里的路好难走。”八戒笑道：“比西方佛国如何？”行者道：“难的多哩。”八戒因问：“走了半天，看见什麼奇怪东西没有？”行者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撞来撞去，只撞著许多一式的红头大汉。”八戒不觉大笑。

行者道：“你去了半天，怎样？”八戒道：“我却没有看见了许多，只是说了出来你必不信的。”行者道：“有什麼不信，你说罢。”八戒道：“我先说第一次看见的三■〈木春〉怪事。”行者道：“怎麼三■〈木春〉？”八戒道：“第一■〈木春〉，遮著眼睛的能跑。”行者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第二■〈木春〉呢？”八戒道：“第二■〈木春〉，掩著耳朵的能听。”行者又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第三■〈木春〉呢？”八戒道：“第三■〈木春〉，套著鼻子的能嗅。”行者又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这三■〈木春〉事，我却没有真个有些不信，世上那有这等事来！”

说声未了，忽见前面有辆马车来了，马夫执著鞭正赶著马，那马如飞如电而至。八戒说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这不是遮著眼睛的却会走吗？”行者道：“真个，真个。但是你说掩著耳朵的会听，那是什麼？”八戒忙又指著对面的一家柜台里说道：“你看，这不是掩著耳朵会听吗。”行者一看，只见一个人手内擎著一个弯弯的东西，一头放在嘴边，一头掩在耳上，点著头，侧著耳，似和人说话的样子。行者道：“这是他一个人在那里玩耍，那见得是听人说话。八戒道：“你不信，我和你去听，你便知道了。”於是行者跟了八戒，走到一家店里，好似熟识的，说了一声：“对不起，告借德律风一用。”那店家也便应允。八戒上前，便将旁边的摇手儿，摇了两摇，便听得上边的小铃儿响了几响。八戒便又取起了那个弯弯的东西来，照著方才看见的那人样子，一头放在嘴边，一头放在耳边，正是个恰好放在耳边的那头，刚塞在那只又长又大的蒲扇耳朵里，好似裹馄饨的一般裹在里边，甚是妥当。放在嘴边的那头，刚套在又长又尖的那只莲蓬嘴上，撑的满满的，又似嘴匣子一般，恰好将嘴装在

里边。行者一看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妙呀，妙呀！谁想出来的这样好东西，替你做得这般好。”行者一说，旁边的人看见也都笑了。

八戒听了一听，又说了两句话，便将那弯弯的东西取了下来，送至行者面前，说道：“老孙，你休要取笑了，快来听罢。”行者忙接在手里，照著八戒的样子，先将一头放在嘴边，不料行者的嘴短，尽了这头，那边一头却在顶心上，不在耳旁了。八戒一看道：“错了，错了。”行者忙将那边的一头放在耳边，这一头却又离嘴太远了。行者发怒道：“怎麽好，怎麽好！”越是发急，那猴子搔头摸耳的越忙，时时放了上去，又取了下来，取了下来，又放了上去。到得未了，不觉怒骂道：“老猪！你如何将这东西来戏弄我？这里边听得出什麽来！”刚说完了话，才待将那东西儿取去，忽然见他头整了一整，好似听著紧箍咒的一般，连忙丢下听筒转身就走。八戒忙问：“怎事？”行者道：“这里边忽然铃铃铃的响个不止，震的我耳朵好难过。”八戒道：“这就要有人声了，这铃声便是关照的记号。”行者於是又取了听筒来听，刚听了一句话，忙又丢了就跑。八戒又问：“何事？”行者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那边说话的是不是阎王殿内的小鬼？”八戒问：“何故？”行者道：“我听得他对我说：‘魂拖散哩好’。”八戒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你可听错了，我来听罢。”於是八戒取了听筒听了一听，哈哈笑道：“你听错了，你听错了。他说人都说你好话。”行者於是取了那听筒来听，只听得听筒内此番却不说话，只在那里交账，一千二百三十四，一千二百三十四。行者正要再问，八戒却又听得筒内说道：“张园去麽？张园去麽？张园里今日做新戏。”行者一听看戏，立刻丢了听筒，回身又走。八戒忙问：“你又听见什麽了？”行者道：“看戏去，看戏去。”八戒道：“那家去看？”行者道：“张园，张园。”八戒道：“张园的毛儿戏，现在不做了。”行者道：“毛儿戏不做，现在定做光儿戏了。”

八戒没法，只得跟了他走往张园，一路无话。走到门口，有人来问买票。八戒便拿洋〔钱〕买了两张票。走至园内，只见马车如蚁，游人似蝇。无数的蝇儿，都被无数蚁儿扛著，撑满园内。八戒心内想：“今日如此人多，这戏必有可观。”忙领著行者走进戏馆门来。抬头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。你道为何？原来这戏场上一切种种，都是些文明工架。八戒恐怕失了礼被人耻笑，忙拖了行者，拣了一个就近的坐位坐了下去。忽然走过一个人来，对他二人道：“退开的，退开的。”八戒连忙立了起来，拖了行者也叫他起来，向著後边退去。两人退後，那人依旧逼了上来说道：“退开的，退开的。”两人忙又退至右边。那人道：“这边是妇人坐的，请那边去坐。”八戒还要退让过去，行者不服道：“坐在那边你叫我退，退到这里你又要叫往那里了！”那人发急道

：“那里叫你退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说退开的，退开的，还不是叫我们退麼？”那人道：“我那里叫你退开，我说的是票子。”八戒於是恍然道：“原来退开的，便是票子。”於是便取出票子来请他验过。

正在忙乱，忽然看见一个西装的绅士进来，携著一个妇人的手。隨後又有一男一女同进门来，都到右边座上，双双坐下。管事的人见了，便又上前去拦阻。那西装绅士问他做甚，管事道：“这边男女分坐，请两位男客过那边去。”西装绅士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这是新法是旧法？”管事道：“是新法。”绅士道：“既是新法，我昨天在圆明园路外国戏园里，也是两人同坐的。”管事道：“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文明。只此一端，是不能不用旧法的。”那绅士道：“既是旧法，我前天在丹桂包厢里，也是男女同坐的。”管事便没有话说，因道：“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，比不得别处。”绅士道：“这里的规矩，如何这章程上没有，墙壁上也没有贴？”那管事的又没有说了。正在为难，八戒忽然跳了出去，叫道：“怎麼墙壁上没有贴？你看，你看。”众人忙向墙上看时，只见女客一边，用白纸写著四个大字道：“请母吃烟。”八戒道：“他既然写著请母，你们这公的，自然不该在那边了。”绅士等听了八戒一说，只得走了这边来。忽见人从中立起一个人来，对著八戒说道：“这句话我卻不信，你们看‘请母吃烟’那边母的没有一人吃，这边公的倒都在这里吃烟了。”看的人於是哄然大笑。八戒涨红了颜，不能回答，没精打采的坐了下来。

这时正值开幕的时候，场内的人十分沈静。八戒轻轻对著行者说道：“老孙，你看，你看，这里文明的所在，一举一动都不是容易的，你看他们坐错了位置，便有人来禁止。我说错了话，便有人来嘲笑。你可留心著学习学习。”行者道：“我那里得知，原来这样的便叫做文明。”八戒道：“你如何轻看他，自後文明的事更多著哩！”当时说话之间，场内忽然起了一种绝妙的声音，丁丁东东，十分悦耳。行者不觉听的欢喜起来，要跑过去看。八戒忙将他一把拖住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这是文明的场所，不好乱走。”行者道：“我要去看，如何不教我走？这又不是个监牢，如何监禁起我来？”八戒急道：“好师兄，你不要去看罢，看时你也不懂，徒惹人笑。”行者还是不依道：“他们这几个人如何好走动？”八戒一看，果然有几个人身上针著一朵花，在人丛里走来走去。八戒摇手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这几个人是他自己的人。”行者道：“自己的人便怎样？难道自己的人倒好不守规矩吗？”

行者正和八戒噪，忽然听得那边女客座里有人叫道：“我也是自己会内的人，我也是自己会内的人！”行者和八戒二人忙看时，只见一个不衫不履的男子，坐在女客位中，正和管事的争闹。管事的见他凶狠，也就罢了。行者问八戒道：“那个人如何不赶他去？”八戒道：“再赶他，他便要大闹了。”行者

道：“他大闹怕什麼？”八戒道：“闹起来便野蛮，他们文明人不肯做的。

”行者道：“原来文明人是怕野蛮的。”八戒恐怕被人听见，忙道：“老孙，你将就点儿罢，再休管人家的閒事了，我们且看戏。”说时，正值戏台上边开了幕，行者一看，高叫道：“妙呀，妙呀！世上那有这样的有趣地方。”

说声未了，只见里边草地上，花枝嫋转，走出三个西洋女儿来了，天香国色，都是绝世的佳人。八戒一见，早看得掬著嘴，掀著耳，摇头摆脑，没口的叫好。行者笑问道：“老猪，老猪，你著比你高太公家里的女儿如何？”又笑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那个年纪大的、长脸的女子，好似你高家小姐，和你相配，正是一对绝好的佳偶。你看他妖妖娆娆，不配你更配得上谁来！你看他笑的好浪。”正说他笑，忽然那女子哭起来了。行者道：“你听，他哭的好不伤心。老猪，我想他定然在那里想你，见你好久不回去，将谓你死了，所以哭的这般凄惨。”八戒道：“休得胡说，他做的是黑奴，关我什麼。”行者大奇道：“什麼叫做黑奴？”八戒道：“黑奴便是一种黑色的人，生性愚鲁不能自立，被人贩卖了他，做人奴隶，这就叫做黑奴。”行者道：“那麼这女子……”八戒道：“这女子便是黑奴的女人，也便是女的黑奴。”行者道：“那可奇怪了，他既是女的黑奴，如何卻生的这般粉白？”八戒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现在世上的事，大概黑白颠倒的多。”又道：“你不看见今日《时报》上登的告白吗？便是这件事的。”行者道：“告白上怎样说？”八戒道：“告白上说的：‘中国女界注意……面黑如墨能变雪白粉嫩，鸡皮雀斑顿改冰肌玉肤。’照这告白上，那黑奴的女人擦了这药，自然雪白粉嫩了。”行者笑道：“那麼你为何不擦擦？倘然你擦擦，也不至面上这样齷齪了。”八戒道：“我卻不要擦这个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要擦什麼？”八戒道：“我要擦累及青春。”行者道：“什麼叫做‘累及青春’？”八戒道：“累及青春，也是一种药粉，擦在面上，面上的毛不会出来的。”行者道：“面上的毛如何不叫他出来？你看这戏台上立的那个，原来没有毛，还是装上去的？”

八戒一看，真个戏台上立著一个老年人，正在那里慷慨激昂的演说。八戒虽然听不懂他说些什麼，只见人家都在那里拍手，他便也拍手了，人家跺脚，他也跺脚了。行者便问：“这做的是什麼？”八戒道：“这做的是《血手印》了。”行者道：“那个老者，现在做什麼？”八戒道：“是在做裁判官审事。”行者道：“裁判审事如何这个样子？”八戒道：“这是文明国的裁判官审事，你那里见来？你看他问事何等精神，堂上何等严肃，做犯人的何等自由，仆役何等简便。”行者道：“这都不差，我也都信你的话。只是这是什麼所在？如何好审事？”八戒道：“这自然是在堂上了。”行者道：“我不信，你看这那里是堂的？是在花园里的草地上。”八戒道：“这那里是花园里的草地

，这明明在台上。”行者指著说道：“那边是墙，那边是路，那边是花木，那边是草地，怎麼你说不是？”八戒一听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好呆！这是挂著的油画，那里是真的。”行者奇怪道：“这是油画，我可看不出了，如何竟和真的一模一样儿。”

行者正在称赞，忽听见外边人声鼎沸，场内的人同时起立，叫声：“火起！”脚快的纷纷都向外走，戏台上登时不做戏了，所有名角都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不要跑，不要跑！这是外面老洋房内失火，和这边不相干的。”又道：“不要走，不要走！还有好戏在後，列位看看再去。”台上的人虽是这样说，台下的人卻依旧向外走个不止。八戒一看，恐怕陷在里边不好，忙也催著行者道：“我们也去罢，等回儿怕皮带车来了，被巡捕守住走不出去。”行者道：“什麼叫做皮带车？我们且去看看。”於是同了八戒两人，便向外来。

一出房外，便见右边一座洋房里，果然浓烟直冒，四边的人都在奔救。行者便也走了过去，到得那洋房前马路口，便有一个巡捕站著不准閒人进去。看的人都在路口挤著。行者连忙也立住在那边观看。不到一分钟时，房内的烟渐渐清淡，外边路口忽听得挣挣■〈车从〉，千军万马似的自外飞来。行者一看，都是些红色的车子，几个人戴著铜帽，立在上面，好和出兵打仗相似。一到草地，车上的人早跳了下来，一边卸了马，一边那车辐上拖出一件东西来。行者一想：这便是皮带车了，只是这里失火，要这皮带来何用？因欲走过去看，又被巡捕拦住。只见拖皮带的人一头拖一头卻不往火烧那里去，转往外走。行者便也暗暗地跟了那拖皮带的人，走向外去。可是甚是冗长，走了多时，已经走过了半条马路了，还是只顾向前走去。行者一想：“这皮带是用什麼东西做的？世界上那有这等长的原料？又道：“可又奇怪，他既叫做皮带，想来定是皮做的了。世界上更那有这等长的皮？”又道：“或者是牛皮。我每看见大凡皮的东西，大概都是牛皮做的多。你看皮靴皮条等类，不是牛皮，决不牢固。”又道：“牛皮虽然牢固，断无这般长。或者是象皮，象皮的厚更胜於牛。象的身体卻比牛高大，而且现在新发明的东西，象皮做的比牛皮做的更多。”又道：“象虽高大，也断无如此长的皮生在他身上。”因想：“那是什麼的皮呢？”想来想去，再无比牛皮、象皮一般厚的皮了。忽然著急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这个皮带，定是人皮做的。现在人皮的厚，比牛、象更甚。而且人的长，是可装了起来的，不似牛、象的长短，不能假借。”

正在自己冥想，忽然看那拖皮带的人立定了，行者一看刚好立在一个矮矮的铁柱旁边。行者又想：“这铁柱可有什麼用处？平时在马路上也看见的甚多，今日恰好要看看他是什麼作用了。”因先推想道：“我想，这定是个溺器。我还记得当初才到上海时，溺错了尿被人拿了去。後来我在各处找寻，总找不

到溺尿的器具。因想这里的人，难道不溺尿的？今日才见了溺尿的器具了。”

想又未了，早看见一个人，拿了一个铁的东西，在那矮铁柱上转了几转，忽地那矮柱里标出了一条的清水，浇的行者一身。行者大叫道：“坏了，坏了！我说他是溺具，他倒溺起我来了。”便见一个人过来，将那出水的龙头套在皮带上，便听得皮带内的水，瑟瑟的响个不止，直向那边流过去了。行者叫声：“好妙！”顺著皮带去了，回来走到原处，那火场上早已尽变了形式。不知几时又来了无数的红色车辆，洋房的门前架起了一个高高的梯子，梯子上立著一人，手内拿著皮带的头，皮带头内便在出水。梯上拿皮带的人，将那水路对准了出烟的窗口，如矢的射了几次，那烟便渐渐的消灭了。救火的人都收拾好了东西，驾了马拖著车回去。站街的巡捕便也许人出进，园内所有的看客一哄而散，行者便回头，过来想寻八戒，见八戒不在那里，便往国内去寻。寻了几回终是不见，只得一个人闷闷的独自出来。这一出来，好叫做“祸福无门户，唯人自招之”。

欲知行者一人出去後所遇何事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讲条约孙行者守旧 叉麻雀猪八戒谈新

且说行者在张园里找不著猪八戒，一人只得独自出来时，已将近黄昏，各处电灯明亮，各车上都点著各种油灯，远远看去，宛如星光萤火。行者心中著急道：“我又认不得路，现在天已晚了，叫我走往那里的好？这老猪真是害死了人。”正在这般想，忽然前面听得“顶顶顶”的几声，又是“虎虎”的声音来了。连忙抬头一看，只见一间四方的房屋，四边放著亮光，如风如电的飞跑过来。行者一见，吓得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这里又出了妖怪了。”路旁的人被他这一叫，倒是一吓，骂道：“你这贼疯子，好好的路上有甚妖怪？这般大惊小怪的吓人。”行者不服，指著来的东西道：“不是妖怪，如何房屋都在路上跑了？”路人一看，不觉好笑，知道行者是个外来的乡佬儿，便也含糊的答道：“这是西方来的房屋，不但能跑，而且叫他走便走，叫他停便停，还能通人意哩。”行者道：“我不信，那有房屋能通人意的理？”那人道：“不信你看。”说时那东西早跑到了行者等面前。那人一擎手，跑来的东西便停著不动了。行者果然十分奇怪。那擎手的人见东西停後，便跳上那东西去了。行者又问旁人道：“这立在房屋门前的人，他做什麼的？如何这般忙碌，手又动动，脚又动动，好似发了疯的。”旁人道：“那里是疯，他是管舵的，如何叫他不动？”行者又大奇怪道：“这是房屋，又不是船，如何用舵？既然用了舵，如何不在後边，又在前边？”

旁边一个老者道：“你休听著他们胡说，这是电车，不是船，也不是房屋。”行者道：“我总不懂，不是船如何又用起舵来？”那老者道：“你也太固

执了，难道舵只许在船上用的吗？水上船只用舵，天上的飞楼也用舵，地上的车子自然也要用舵了。这舵便是要快要慢要停要走的机关。”行者道：“大凡东西有了这舵，便可自己走了的吗？如此说来，别种车上如何要用人用马，为甚不也装了舵，让他自己跑呢？”老者道：“你又来了。虽然有了舵，还要有力来推动他，然後肯跑。”行者道：“这电车是用什麼力来推动他的？”老者道：“便是那电，所以叫做电车。”行者道：“这岂不是要闷死了人？你们总是电，电报也是电，电话也是电，那电究竟是样什麼东西？”

老者被他这地一问，倒是一呆，想了一想答道：“原来你连电都没有懂得，怪道不识电车。那电便是打雷闪电的电。”行者道：“原来便是雷公电母的电。这也奇怪了，电母娘娘如何他肯下凡来，替著人间推车呢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迷信，迷信。你还在说这种旧话。如今四海龙王都搬了家了，还有什麼电母娘娘！”行者诧异道：“真的麼？他好好地如何搬起家来？”老者笑道：“听说他回我们中国，也要整顿海军。将来一个个偌大的军舰，沈了下去，闹的人家讨厌，因此搬了家。”行者忙道：“老孙倒不知道，没有替他贺喜。如今卻搬在那里？”

说时，後边又有一辆电车如飞而来。老者便笑指那电车道：“便也搬在这车上。”行者一看，果然见他飘飘扬扬在那车顶上，甚是得意。行者正要向前去叫他，仔细一看，原来卻是车顶上插著的几面龙旗。行者因笑向那老者道：“老丈休得取笑，这是龙旗，那里是四海龙王。”那老者也笑道：“你说电是电母娘娘，我自然说龙旗便是四海龙王了。”行者道：“那麼电究竟是样什麼东西？是怎样来的？”老者道：“电便是人做的。”行者一听电是人做的的话，益加诧异道：“电在空中，人那里能做得来？”老者道：“你真不知道，如今新学大兴，世上的东西那一件不是人做的？休说这电。”行者道：“那麼天上的风，可能人做得来？”老者道：“怎麼不能。”便指著路旁一个洋房里房顶上的大风扇，说道：“这不是人做的风？”行者过去一看，真个不错，那坐在房里的人大热天日也不赤膊，也不摇扇，安坐在房中做事。四面的窗帷。好如看风旗一般，正在左右飘荡。行者回来道：“果然，果然。老丈说的话不错。”因又问道：“那麼海中的水，也可人做得来麼？”老者道：“有甚不能。”又指著方才救火挑水的龙头道：“这岂不是人做的水？不然这里又不是江不是河，为何用的水这样源源不绝？”行者又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又道：“那麼水能做了，那火可也做得？”听者道：“这更容易了。你看这铁管子里，不是人做的火，如何只顾点得著？”行者道：“有趣，有趣。原来人的能力竟有这般大的。如此说来，西方的铁扇公主、风火轮都不算奇了。”老者又笑道：“怎麼不算奇！这也是西方传来的。”行者吃惊道：“谁有人又到过西

方去来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到过西方的人正多著呢。如今上海有的，那一件不是西方传来的。”又笑道：“以前只听得人家说往西方去取佛经，如今往西方去取的却不是佛经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不是佛经，却是什麼？”那老者笑道：“都去取那妖怪。”行者道：“那有此理，去取妖怪来，要他做甚？”老者又笑道：“不是真的妖怪，只是说了出来你不懂，又要像方才见了电车似的说是妖怪了。”行者道：“老丈，请明白告诉了我罢，休要故意作难我了。”

老者因携著行者，沿了马路走来，指著旁边的所有房屋、电杆、车马、器具、房屋内陈设的各种洋货，说道：“这也是西方传来的，那也是西方传来的。”及至走到了一家门首关著门，门内悄悄无声，只听一个人在那里读书，门前挂著一块招牌，上边写著四个“中英夜馆”大字。那老者又说道：“这也是西方传来的。”行者道：“这家是做什麼的？”老者道：“这是个学堂。”行者道：“学堂我们中国一向有的，如何说也是从西方传来？”老者道：“学堂虽是我们中国一向有的，但是现在的学堂，却和以前的不同，第一样学堂里教的书不同，第二样学堂里的规矩不同，第三样学堂的情形不同。”行者先问道：“学堂里的情形如何不同？”老者道：“你只听他现在不是一人在那里读书吗？以前的学堂是学生读书先生听的，现在的学堂是先生读书学生听的。”行者道：“这真是奇怪了。”老者道：“还有一层，以前的学堂是先生坐著学生立著的，如今的学堂是学生坐著先生立著的。”行者道：“这更奇怪了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这还不算奇哩！以前的学堂禁止学生游戏，倘然学生游戏时先生便要打他，现在的学堂教导学生游戏，先生如要打时，却要禁止的。”行者道：“这真奇了！真是闻所未闻了。但是倒有一层请教：禁止学生是先生禁止的，禁止先生却有谁来禁止呢？难道先生上边还有管先生的人吗？”老者笑道：“这是没有。禁止先生便是学生。”行者道：“这岂不是反了世界了吗？学生如好禁止先生打，先生又要教导学生游戏，那就学生便可终日游戏了，还有谁肯读书，这还成什麼学堂呢？”老者又笑道：“这倒不是这样说，如今学堂虽是教导学生游戏，但是应当游戏的时候游戏，应当读书的时候依旧还是读书。”行者道：“这是谁来管他呢？”老者道：“这是章程来管他，章程上定的是游戏便是游戏，章程上定的是读书便是读书，章程上定的先生不能打学生，便是不能打学生。所以学堂里的章程，不但学生要守，便是先生也要守。因此先生、学生都被这章程管住，学堂里的事自能一丝不乱。”

说罢，行者还是奇怪，心中不能相信。那老者便引著行者道：“你来，你来。”引至那人家门内，教他向著里张著，道：“你如不信，你自己看罢。”行者听了他话，向内一张，只见一个人果然立在上边，手内拿著书读书，馀外的人都分排坐在下面，昂著头听那一人朗读。行者心中想道：“上边立的想

是先生，下边坐的想是学生。难得真个这般肃静，这章程真是可贵了。”又想到：“我生平没有别的，只是吃著师父的亏。倘然我和师父也订了这样的章程，教他不准念那紧箍咒时，我便一生受用不尽了。”

正在这般想，回头看时，忽然那老者早已不见，只见後边另立著三个人，一个便是师父唐僧，两个便是师弟猪八戒、沙和尚。行者忙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！我正要寻你。”又回头对那八戒、沙和尚道：“师弟们也来了，正好，正好。”唐僧问道：“你要寻我做甚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你来看，他们的做师徒这样循规蹈矩的。我们的师徒如何常要念紧箍咒，作践人家？”唐僧道：“据你的意思是要怎样的？”行者道：“他们这样的循规蹈矩，我问过了人了，人家说是因他们师徒之间立了章程，师徒共遵章程做事，因此才能这般妥当。我看我们四人不如也立了一个章程，大家守著罢。”

唐僧还在迟疑未决，猪八戒从旁赞成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现在的新法，大抵都有章程哩。我们定个章程，大家守著也好。”唐僧道：“这章程怎麽定法，我是不知道的。”行者道：“我也在上海混不多时，方才只听人家说起‘章程，二字，什麼章程我也不知道。”沙和尚道：“我一向跟在师父身边，这些事更加知道了。”行者道：“那麽便请八戒去定罢，八戒一向在这新党里边来往的，大概总比我们明白。”猪八戒也不谦让，便在旁边地上，提起笔来，起了一个草稿，先给唐僧看过。唐僧说：“这样还好。”便将章程授于行者等观看。行者一看，早涨得面红了，叫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老猪如何这般欺侮我们！你难道不是个徒弟吗？如何只顾帮师父的？八戒道：“我现在虽是徒弟，但是一向常在师父一起，离师父近些，比你却是不同。”沙和尚忙问道：“这章程上说些什麼？”行者便念下道：

章程大要：师父有统辖徒弟之权。凡行者、八戒、沙和尚三人，皆归总揽。自後行者皆须按照定章，勿得违背。师父权利：师父成佛万年不灭，师父尊严亦万年不灭。

第一条，师父仙佛不可亵读。

第二条，师父有惩戒徒弟、命令徒弟之权。

第三条，师父有斥革徒弟之权。

第四条，师父有命令徒弟寻觅斋饭之权。

第五条，师父有命令徒弟背负行李之权及牵马之权。

第六条，师父有命令徒弟捉拿妖怪之权。

第七条，师父遇紧急时，有念紧箍咒之权。

行者念到此处，又直跳起来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！这如何使得！我因为师父常念紧箍咒，害得我头痛难忍，坐立不安，所以定个章程大家安逸安逸。这老

猪可恶，如何将这权利倒载人章程里了。你是昏头昏脑的猪头，自然这紧箍咒不觉疼痛。我是有灵性的猴儿，如何受得！”八戒忙轻轻地拍著行者的背，分辩道：“你休要著忙，你且看下去，俗语说的好：不付价值，那买东西？倘然我们不将这权利来让给师父，师父那肯给我们徒弟权利？而且我虽不受紧箍咒的痛苦，我却替师父挑那行李的担儿，也是一样的。”行者一听，倒也不错。便又往下念道：

徒弟义务：徒弟有应守章程义务。

第一条，徒弟有奉侍师父取经义务。

第二条，徒弟如窃得仙桃灵丹，有上献师父义务。

第三条，师父如被妖怪捉去，徒弟有舍身救护师父义务。

行者念毕，早又闹了起来道：“这章程定的不公道，这章程定的不公道。怎麽师父只有权利，徒弟只有义务呢！八戒道：“也有，也有。你且再看下去。”行者果然又向下念道：

徒弟权利：徒弟如能遵守章程，亦有权利可享。

第一条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能做徒弟权利。

行者又批驳道：“这也好算权利吗？不得做徒弟便怎样？”八戒道：“不得做徒弟便要师父逐出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像这般做徒弟，还不如逐出的好。”又念下道：

第二条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以自由呼吸、自由衣食、自由说话、坐卧。

行者道：“以前没有章程时，难道我们做徒弟的呼吸都不能呼吸，衣食都不能衣食，说话坐卧都不能说话不能坐卧吗？”八戒道：“载在章程上，自然更加靠得住了。”行者也不回他，急又向下念去道：

第三条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可免陷在五行山下权利。

行者又嚷道：“老孙不闹天宫，有谁来再陷老孙在五行山下。这也值得载在章程叫做权利麽？”又念道：

第四条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不阻止使用金箍棒权利。

行者冷笑道：“这是我天生的权利，我自从有了金箍棒後，也从未有人阻止得我。”又念道：

第五条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不阻止翻筋斗权利。

行者道：“这更可笑了，难道我背了章程，连筋斗都不许我翻了麽？”八戒道：“有甚可笑。如今师父的法力不比从前，一切世界的诸天尊神都有来往交情，上下四方都又设著天罗地网，倘然师父不许翻筋斗，你便翻到那里，依旧要被师父捉了回来的。”行者听了，不觉毛骨悚然，打了一个寒噤。忽见八戒莲蓬嘴连连牵动，蒲扇耳时时摇摆，浑身发抖也似吃了惊恐，发了猪牵疯似

的。行者怒问道：“你也著什麼急，这章程是你自己定的，难道有什麼吃亏的地方麼？”八戒早又流下眼泪来，一边揩著眼泪，一边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行者道：“那麼你又发了病了？如今急痧症多，你不要传染了急痧了。八戒又连连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不是病，不是发痧。”行者又道：“你不是病又是什麼？”八戒依旧掬著嘴说不出来。

唐僧、沙和尚见他这般情形，也甚著急，都走了过来问道：“你究竟为著什麼缘故？你究竟为著什麼缘故？”八戒依旧连连摇头，闭目不语。行者因又念下那章程道：

第六条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吸鸦片、打麻雀、挟妓饮酒等种种权利。

行者念完了这条，不觉勃然大怒，破口骂道：“老猪，你原来如此！我知道你不为别的，你是鸦片烟来了瘾了。你好，你好！你那种种作践人家，便利自己的，都定在这章程上。我如何得依你！”八戒也恨道：“你不依我将怎样？这章程又不是我要定的，是你自己发起的，是你们众人公举我的，是我师父核准的，我甚事！”行者道：“不你也罢，我们大家散夥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要跑了。沙和尚一看不好，便上前劝道：“师兄，你且不要走，凡事都好慢慢商量，有话可说，何必这般激烈。”唐僧也道：“你看有什麼不合法理处，你改他几条好了。”

行者道：“法理不法理我不知道，要我改时，第一条须要说明无论师父徒弟，一律不得吸食鸦片。”唐僧、八戒、沙和尚三人听了，都面面相觑，不能介面。歇了一回，沙和尚先开口道：“这个恐办不到，如今有了烟瘾的，怎能一时不吸呢？”行者道：“倘然有了烟瘾的，准三日内戒尽，三日以後不许再吸了。”唐僧道：“这还可得。”行者道：“现在虽不一时便禁，但须各人具个切结，结上写明有吸无吸、有瘾无瘾，以及吸的多少。”沙和尚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因向八戒处讨了铅笔手账，先写好了送于行者。接著唐僧也写了，八戒也写了，行者自己也写了。一一取来公看时，只见行者写的是“无吸”两字。八戒笑道：“什麼叫做‘无吸’？你既不知法理，连文理都不通吗？”行者道：“不通，不通。”取起八戒写的看时，却是奇怪，上面写著道：“每日只吸一两，分早晚二顿，无瘾。”行者道：“每日吸一两还算无瘾？”八戒道：“如今吸烟大员报告无痛的，那一个不是吸一两二两，岂但是我！”又取那沙和尚写的看时，上边也写著几句话道：“每日只服枪上戒烟丸，现已大有功效，自後想能专吸此丸，当无烟瘾。”行者点头道：“这也说的好，枪上戒烟和枪上吸烟一般，自然再无烟痛。”又看那唐僧写的，却似告示似的，写著一长篇的话。行者连忙念著道：

本师父转瞬以前，曾以劳顿之身，入繁华之地，精神疲倦，疾病缠淹，一

时沈迷，尝罹斯厄。窃不自讳，为尔徒弟言之。然自俄顷间，禁烟之议起，立即戒尽，至今不吸者已有十数分钟矣。本师父改过如流，从善若醉，对于鸦片是曾吸，是有瘾，是在戒中，是戒已尽净。尔徒弟等，各宜自爱，须以本师父为法，勿隐勿讳，勿以吸而不戒，勿以戒而不吸。切切。

行者念完了这结，心中想道：“啊呀，原来师父也是吸烟有瘾的，怪道他帮著八戒。方才看章程时只做不知，不将这条删去。现在，也罢也罢，看他三人这样情形，心中还是不要戒哩，三日内那里戒得去！我不如真个散了夥，让他们闹去，我甚事！”又想道：“且慢，且慢。他们虽然这样，终究是我师父师弟，我且再劝他们一劝，看他们三日後，究竟戒也不戒。”因又向著唐僧、八戒、沙和尚三人道：“照这结上看时，师父是有过了瘾，戒了的：“二师弟是有了痛，正在戒中。大师弟是虽在吸烟，却没有瘾的。如此看来，从今以後都可不吸的了。八戒道：“这个不能，你说三日以後不吸，如何又说从今以後便不吸？”行者道：“那麽三日以後，便好不吸的了？”八戒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唐僧、沙和尚两人也都说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行者道：“那麽今日暂且各自分散罢，等到三日後，依旧在这里再议那章程。”三人都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三日後再议，三日後再议。”说罢，匆匆忙忙立刻去了。

行者看他又甚奇怪，心中想：“他们这般要紧去赶甚事？我且隐著身子跟了他们去看看。於是摇身一变，变了一个蚊虫，躲在八戒身上。只见八戒等三人走了几十步，八戒先开口道：“那猴子真真可恨煞人，我因他要定章程，便想趁此办他一办，不料，我们还没有办他，反被他办苦了我们了。你想我们天天吸惯了的烟，要我们一时戒去，如何能够？”唐僧、沙和尚也都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正是如此，现在既约了他三日戒尽，不戒又怕不行。”八戒道：“怎管他後来，现在我的烟瘾已经熬煞不住了，还是到那里去过过瘾罢。”唐僧、沙和尚也道：“我们也正要去过瘾。你看那里近些便到那里去好。”八戒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便到高家去可好？”唐僧、沙和尚都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那边又近又清静。”於是三人转弯抹角，便到高家来。

到了高家，行者细细一看，心中明白道：“原来又是这个所在。”只见壁上挂著一个金字招牌，上边写著“高宝宝”三字。三人上了楼，便有一个年老的妇人出来接著，笑吟吟道：“三位少爷来了，请房里坐。”三人点了点头，踏进房门。八戒便大嚷道：“快开灯！快开灯！”於是妇人们便替他们开灯点火。八戒也来不及再说别的事，躺上炕去，执了枪呼呼的吸了六七筒。正在吸得出神的时候，行者在他身上看的实在不耐烦了，飞到他猪手的背上，猛的咬了他一口。八戒登时叫道：“啊呀！”伸起了那个猪手欲扑那蚊时，忽然又缩住了，说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听说吸烟的时候，见不得血的。”於

是放下烟枪，连忙坐了起来。等到这时，行者早又飞开去了。唐僧一见八戒坐起，便过来问道：“悟能，你过了瘾麽？待我也来吸他一吸。”八戒无奈，只得起来让著唐僧吸。唐僧也吃了五六筒，又让沙和尚吃。三人吃烟既毕，八戒又开口倡议道：“现在时候还早，我们如何消磨著他呢？”唐僧、沙和尚二人不答。八戒道：“最好我们还是打他一场麻雀。”唐僧道：“三缺著一。”八戒道：“那行者他却不和我们同道，不然今日也约了他来，现在早成局了。”唐僧道：“如今怎样好呢？”

正在迟疑，忽然听得楼梯上得得脚步声响。八戒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有人来了。”进了房来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便是这家里的高宝宝。八戒一见宝宝，便上前涎皮塌脸的问道：“你在那里？如何我们来了许久，等你不来？”高宝宝道：“休说起，今日我忙的要不得，才从登高回来。”唐僧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今日原是重阳日，我倒忘了。”八戒道：“休听他胡说，这里上海都是平地，那里有山去登什麼高。”宝宝道：“你们如何今日这早便来此地？”八戒笑道：“我们今日却是来登高的。”宝宝道：“你又要说那猪话了。”八戒道：“什麼猪话，你是姓高，我们到你这里来，岂不是登高麽？”於是大家趁此都笑了一阵。

八戒又问道：“真的今日你在那里？”宝宝道：“我在看菊花山。”唐僧道：“也不错，那菊花山原也可算得高，不过不是天生成的山就是了。”八戒道：“你看菊花山，看见了什麼？”宝宝道：“这有什麼看，不过看看人是了。”八戒又是万分亲密的问道：“你姓高，你是那里人氏？你的父亲叫什麼？如何到了这上海来的？”宝宝道：“你休问，我是薄命的女儿，起初也是好好人家的出身，本地叫做高家庄，我父亲便叫高太公。当时嫁了一个丈夫，也这般是的叫做八戒。才做了亲，不料他不是个人，原来是个猪精。不到一日，他便被人牵了去跑了，丢得我一个人好苦。我因没法，自後才做了这生意。”八戒听他一片话，听到後来，渐渐地面上红了，十分惭愧。

行者在暗中听了，兀是好笑，原来他这样好嫖，嫖到了自己的家主婆了。只见八戒来不多时，依旧面不改色的又和那婆娘说道：“如今你想怎样，你还是永远做这生意呢，还是等那以前嫁的人回来，再跟他？”那婆娘道：“那可杀的猪精，我等了他多时不回来，想已死了多时了，谁还等他！只是便这般永远做生意，也不是个了局。我想看有什麼入意的人，再嫁了一个人罢。八戒道：“你便嫁了我可好？”那婆娘便做张做致的答道：“你要我，我什麼不好？八戒道：“可是有一层，我讨你便讨你，我家中已有了正室了，讨你只可做个侧室。”那婆娘道：“我们回头人，只要人家要，正室也罢，侧室也罢，随你打发。”三人哄著又大笑了一阵。行者也甚好笑道：“这老猪真不是人，又

要将他自己的大老婆当做小老婆了。”又笑道：“老猪究竟还有些疏忽，他既要讨小老婆，如何那章程上不再另载一条‘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讨小老婆权利，呢？’”

不说行者这般想，却说八戒等笑了一阵，又提议道：“现在四人齐了，正好又麻雀哩。”余人都说道：“好。”那高宝宝道：“我不高兴，我不来。”八戒道：“照法理上讲起来，你又错了。你是不肯服从多数，你是不顾团体。”高宝宝初说不来，原是故意作难的，听他这般说时，并不解得是甚意思，便趁著势应允道：“那麽我也便又叉叉玩玩，助助你们的兴。”於是便十分欢喜，打起精神，叫了房内服侍的人取牌抹桌，定坐分筹，围著桌子坐下，大家伸手洗牌。

高宝宝又笑问八戒道：“你们新学中人，也如何只喜这玩儿？”八戒道：“这也是新法。”宝宝笑道：“这也是新法，我要问你，你是喜谈法理的，像这麻雀，照法律政治上作何解释？”八戒道：“这是大有解释哩！这麻雀便是立宪的牌儿，不是专制的牌儿。”唐僧、沙和尚在旁一听，也觉希罕，也问道：“怎麽牌儿也有专制、立宪的分别？”八戒道：“怎麽不有？譬如以前的牌九，便是专制，天吃地，地吃人，点子多的吃少的，犹如专制国的上司吃那下属一般，所以叫做专制牌儿。”唐僧、沙和尚道：“这麻雀却怎样？”八戒道：“这麻雀却不然，筒不管索，索不管万，这便叫做三权分立。筒、索、万均自一而至九，这便叫做九级之官，九等之章，又隐含九年的预备。”说话之间，牌已洗毕，各人自向面前将牌砌了起来。宝宝又问道：“这叫做什麽？”八戒道：“这便叫做预备选举，划分选举区域。”於是坐著东位的唐僧，将骰子来丢了，打了个在。唐僧又问道：“这又叫什麽？”八戒道：“这便叫做责任内阁制度，做在的便是内阁大臣，一次在便是一任，倘然做得好，和了，便是连任，倘然做得不好，被人和了，便是内阁解散了。”唐僧打庄时，恰巧著了四点。挨著八戒做庄，八戒得意道：“这次便是我的内阁总理大臣。”三人合声笑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深望大臣升官发财，永保禄位。”

於是八戒又取起骰子来，丢了个九点，开了门。一对对取了那牌，挨次而下，各人取完了牌，各自竖了起来，排在面前都挨好了，催著八戒出牌。八戒还在拢牌未就。宝宝又笑道：“快发牌，快发牌。你这忙忙碌碌的算什麽？”八戒道：“莫忙，莫忙。这就叫做整理内治。大凡内治不曾整理，决计不能外交。”因又手指牌，口中念念有词道：“一三三五。”便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搭子完全了。”忽又自己改口道：“什麽搭子不搭子，我们新学中人应该叫他做团体。国内团体坚固，然後可以外交。”因便顺手取出一张牌来，说了一声“南”，向唐僧面前一丢。唐僧便应著声道：“拍。”说时也便顺

手取了两张写着“南”字的牌来，摊在桌上。八戒连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第一次的外交失败了。”宝宝又在对面笑道：“你们两人，这两句如何又不说新话了？什麼叫做南？什麼叫做拍？那南是什麼？拍是什麼？新学中人，应该怎麼说？”八戒道：“都有说，都有说。现在我卻不得功夫，等一回儿，我再告诉你听罢。”说时，唐僧也抽出一张牌来，向桌上一丢，口中说了一声“东”。八戒直跳起来，拍著桌，连声叫道：“拍，拍！”又道：“收回权利，收回权利。”三人不觉大笑。接著，八戒又斗了一张“西”出来。唐僧不要，又摸了张“西”，也不要。宝宝又摸了一张“北”，顺手丢在桌上。沙和尚看了也不要，自己又去摸。八戒笑吟吟得意洋洋，对著宝宝、沙和尚道：“你们二人真不行，自己的主权都没有了，还斗什麼牌！”话未说完，沙和尚摸起来的那牌，卻又是个“东”，便向八戒面前一丢道：“主权，主权。”八戒道：“啊呀！可恶。”唐僧笑道：“你的主权也不完全了。”八戒接著又摸起一张牌来，恰好又是张“南”，也丢在唐僧面前道：“你的主权也不完全了。”唐僧也叫道：“啊呀，啊呀！可恶，可恶！”跟手便摸著一张“四万”，因向桌上一丢，怒道：“同胞，我不要了！”

八戒忽地将牌摊下，哈哈笑道：“连任，连任。”三人都向他牌看时，果然是“一万”、“四万”和了的。八戒於是又大叫道：“让我来预算预算，财政上的事决计不可含糊。”因指著牌念道：“雀头十二，加东风十六，加一番，三十二。”又嚷道：“预算定了，预算定了。你们快拿租税来，我要收税哩。”於是宝宝、唐僧、沙和尚等三人，各各如数发了筹码，八戒收了，大笑道：“现在政府财政有馀，国库记忆体有黄金七千五百万两。”宝宝道：“你休要发疯了，说这梦话。”八戒道：“真的，真的，倘然内阁办理得好，是会多钱的。”於是大家将牌又弄乱重来，你推我推，推了一阵。宝宝问道：“这叫做什麼？”八戒道：“这叫做洗牌。你难道忘了？”宝宝道：“不是，那新学上叫什麼？”八戒道：“嘎，那个也有，这就叫做考试学生，考试保举人才的考试。”唐僧道：“考试，那里是这样的？”八戒道：“怎麼不是这样，如今考试学生人才的人，将那所谓学生，所谓人才的，只聚了拢来，无论高低上下都丢在一处，又教不识什麼的考官闭著眼来考，宛如这牌儿转著背，由人摸索的一样，这如何不是考试？”

正在说话，早又砌好了牌，丢了骰子，分牌各取。八戒取起了一对，叫道：“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我这里都有。我手下的人才正多哩。”便取了一牌出来，要斗不斗了几次。唐僧又在下边摧道：“快，快！你怎麼总是这般慢的。”八戒矗著嘴向桌上看，看了多时，宝宝笑道：“你看什麼，桌面上现在一张牌都还未发，你难道也看熟张麼？”八戒道：“正是，这次牌卻来得奇怪。

”这时房里的几个娘姨、大姐听说八戒的牌奇怪，都走过来看。八戒便问他们道：“是不是打这一张？”娘姨、大姐们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八戒便将手中的牌发了出来。唐僧一看，代他说了一声道：“中。”宝宝忙在下接应道：“拍。”唐僧、沙和尚都道：“八戒你如何这般，第一著便要闯祸。”八戒不做声。宝宝拍了“中”，便斗一筒。八戒也叫道：“拍。”拍了一筒後，八戒又拿了一张牌要斗不斗。後边看的人又说道：“自然斗他，自然斗他。”八戒笑了一笑，回头对著看的人说道：“我们这里顾问官说的话，自然不错。”便将手中的牌又发出去了。唐僧一看道：“啊呀，你又要闯祸了。”宝宝道：“拍。”唐僧道：“啊呀，啊呀！‘发’又拍了，两番两番。”八戒道：“他果然还有。”宝宝拍了“发”，顺手又斗了张“二筒”。八戒又狂叫道：“拍，拍！”後边的人都道：“如何你不放那两张，如何有这两张来？”八戒道：“我们顾问官好，不坏！”唐僧、沙和尚两人都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们两人倒做了东三省了。”宝宝道：“什麼东三省？”唐僧道：“你们两人拍来拍去，我们都在炮台下经过，你们争雄斗长各有利益，吃苦的不是我们两人？”八戒拍了“二筒”，又当发牌，却又不发，拿了一张牌回头对那看的人道：“这次却不能胡乱斗了。顾问官还不中用，你们大家替我看看，我要开个谱议局，大家商议商议哩。”一个大姐道：“这自然斗的，商议什麼？”一个娘姨道：“这自然不能斗了。”又有一个道：“我看，斗去了，你和是三百和，他和是六百和。我看不合算，还是不斗。”又有一个道：“你斗了，他未必拍，便是拍了，他也未必和。你这样好的牌，自己送掉了岂不可惜，那有不斗之理。”後边的人这麼说，八戒拿了那牌更没主意了。沙和尚道：“既然开了谘议局，自然该依多数。”八戒回头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是叫我斗的，你是叫我不斗的。”数了一数共有四人，却恰好两个叫他斗，两个叫他不斗。八戒道：“这如何是好？”想了一想，忽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还是求求我那佛。”急忙取起那骰子来，先祝祷了几句道：“教我斗的点子成单，教我不斗点子成双。”祝罢，举手一丢，丢出了一个三点。八戒於是毅然决然将那手中的牌直丢至宝宝面前，说了一声：“听天由命。”宝宝急忙将牌摊下，说了上声：“多谢。三元双拦，六百和。”沙和尚正在看了那牌，说：“又是白，好险！”还没说完，唐僧也接著说：“好险，好险。”八戒抿口无言，看看宝宝的牌，目定口呆，如被电气摄住了的一般，两手抚著自己的牌，还是恋恋不舍。後边看牌的人，教他斗的，一个个都走开了，教他不斗的，也不敢多说，只说：“可惜，可惜，那有这般巧的事！”

高宝宝和了下来，却得意洋洋的说道：“八戒，这付牌你应该一人赔的。那有‘中’、‘发’、‘白’三张一个人连斗的道理。”因伸手过来将八戒面

前的牌摊下，说道：“你有什麼好牌，值得这样的拼？”一看卻说道：“这牌卻果然不坏，现在已经等了三六九筒了。”宝宝这般对八戒说，八戒的两只眼睛一双耳朵只顾不闻不见，依旧看住在宝宝的牌上。宝宝早已知道了他的意思，分开自己的牌，给他看道：“这是二张‘中’，这是三张‘发’，这是三张‘白’，都是你斗出来拍的。这是两张‘一万’，这是三张‘三万’，这不是和了吗？你还看什麼！难道我还来冒和了你不成？”

八戒至此才知道无可挽回，自己那牌斗的错了，叹了一口气，将面前的牌向前一摊，说了一声：“晦气，晦气！”沙和尚也气的呆了，伸手向那牌圈上取了一张轮取的牌一看，不觉也叫了一声：“啊呀！”忙将自己面前牌摊了下来，给众人看道：“只这一张，我便‘万子’一式和了。”众人看他果是一副一式的“万子”，等著“一、九万”对倒。如今拿起来的那牌，正是“九万”。这时唐僧卻笑嘻嘻拿著手里的牌，数了一数也摊了下来，问道：“这样的好算和了没有？”八戒一看，大叫道：“踱师父，这难道还不算和！”於是大家都向著唐僧的牌看，无不啧啧称奇。旁边看的人有些替宝宝可惜的，有些替八戒、沙和尚等说侥倖的。一人说道：“这副牌斗也斗得奇，拍也拍得奇，也和得奇，拦也拦得奇。”

这时四人的面上卻十分好看。唐僧的面上自然是欢喜的。八戒的面上虽然欢喜，卻还带著一种羞愧之色。沙和尚的面上，又是欢喜又是抱怨，欢喜的是亏了唐僧拦和，抱怨的是深恨八戒不应斗这白。宝宝的面上卻是只有怒容，并无喜色，口中大骂猪儿猪儿，又不能说斗的好，又不能说他斗的好，只用双手将台上所有的牌一推，立起身来，大叫：“这种牌还斗他什麼，这种牌还斗他什麼！”

唐僧还要算账，他便要将唐僧的牌也扰乱了，又说道：“不要算了，不要算了，我们出去玩罢。”於是大家都丢了牌，立起身来各自走散了。正是：

天有不测寒暑，人有俄顷悲欢。

欲知散後三人所事如何，且俟下回再说。